

世界

INDIGENOUS S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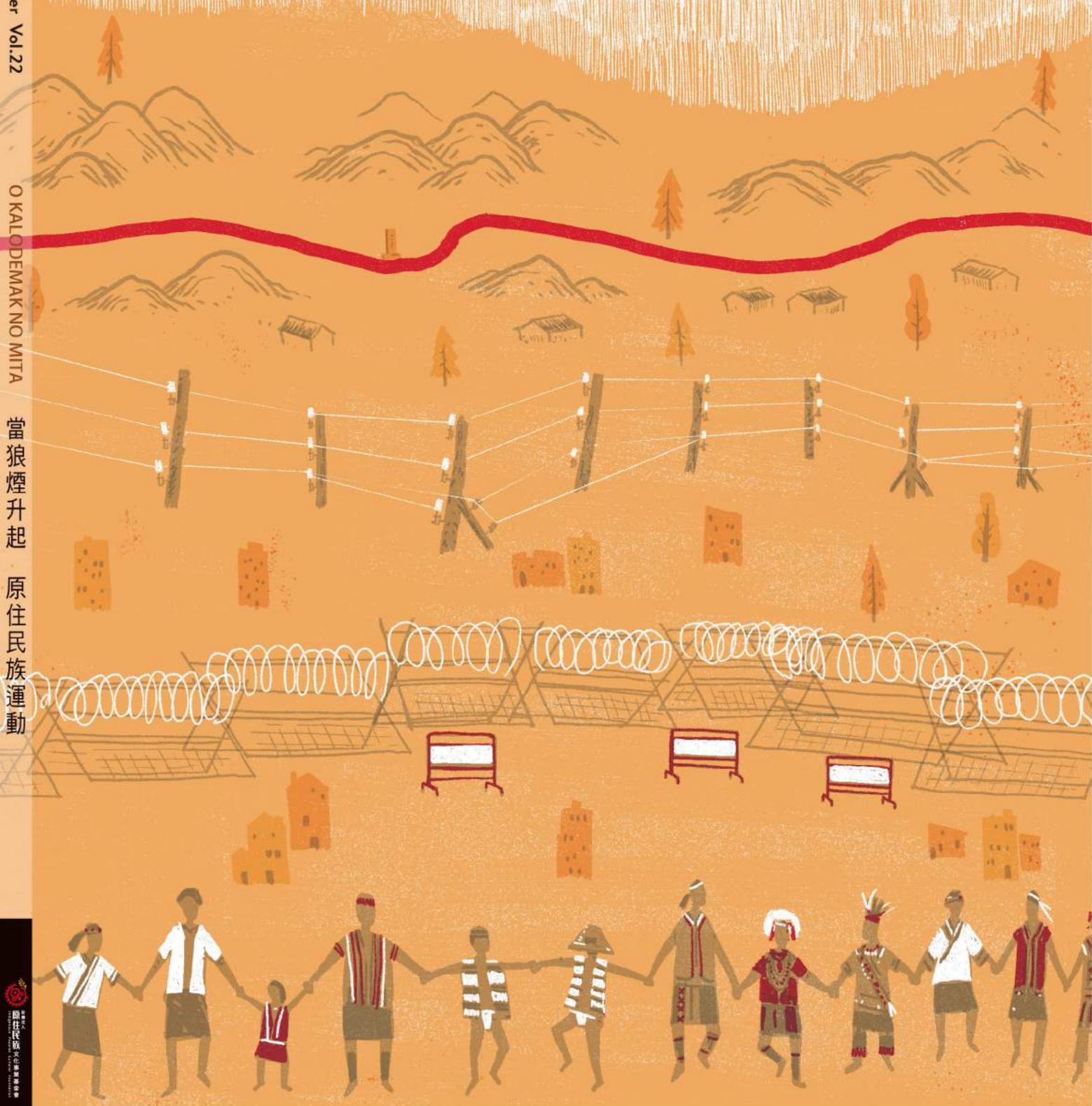
O KALODEMAK NO MITA

當狼煙升起 原住民族運動

2018 December Vol.22

O KALODEMAK NO MITA

當狼煙升起
原住民族運動



IPCF
雜誌

原視界

INDIGENOUS
SIGHT



inSight.ipcf.org.tw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風起雲湧的原運時代

1980年代初期，是臺灣原住民族權利意識抬頭萌芽階段，當時還處於戒嚴的時代，但原住民校園刊物紛紛出爐，原住民知識分子也從校園走上街頭。1987年後，臺灣宣布解嚴，報紙、雜誌解禁，媒體百家齊鳴，彷彿進入知識解放的年代，也讓原住民微弱的聲音，有了發聲的平台，並逐漸獲得主流媒體的重視。

其中，當年所稱的黨外媒體，扮演了民主的重要推手。從還我土地、正名，到現在的自治、傳統領域歸還的抗爭，一路走來，原住民族的訴求似乎都跟土地有關，也顯示出從清朝、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來臺，原住民的宿命，是可以從土地的流失中找出歷史的軌跡。

「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於1984年成立，從爭取個人身分權益，擴大為整體南島語族原住民族跨族群的「集體主權」抗爭，成為原住民族歷史上的新頁。一百年前，原住民族如何面對日治時期的高壓統治，到民國時期轉化為爭取原住民族權益的力量，並帶動原住民族思想的轉變，在本期的封面故事會有進一步的撰述。

到了90年代後，是原運蓬勃的階段，這和原住民的自我意識覺醒有關，且主要反映在「反侵占、爭生存、還我土地」等議題上，同時也鼓舞了原住民知識分子鼓起勇氣辦報、辦雜誌。

原住民有了發聲的平台，如台邦籌設《原報》、林明德《南島時報》的出現，可以說



是臺灣媒體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記錄了不少重要的原住民文獻，並建構原住民史觀及知識體系的重要資料庫。2000年後，原住民媒體屬性的雜誌、月刊，已逐漸減少，這對臺灣原住民來說，確實可惜。

2008年，臺灣原住民為尊嚴而走、為尊嚴怒吼，全國民眾再次串聯，為土地的流失、主權的喪失、生存權的漠視、尊嚴的踐踏而發聲。包括知本卡地布部落爭取狩獵權，以及三鶯、溪洲部落拆遷所取的土地權，也引發各族群將近一千多名的族人北上，在自由廣場集結，參與遊行行動，乃是原運再起的重要時刻。

迄至106年的「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傳統領域訴求，原運在各個階段呈現不同形式。風起雲湧的年代，確實引起不小的矚目。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副執行長 章俊博

Jason Fayan



INDIGENOUS
SIGHT

O KALODEMAK NO MITA

當狼煙升起

原住民族運動

- 06 浪漫臺三線
你們的筆路藍縷，
是我們的顛沛流離
- 14 原運之後 我們還在路上
- 22 我是誰？
土地上的無名者
- 30 進擊的原住民刊物
- 38 看見原運30年
- 42 從體制外走入體制內
原住民在傳播媒體上的步步實踐
- 46 原住民族群
生存處境的美學策略
- 50 唱出島國原聲
- 54 從泛原運、部落主義到民族議會：
回首走過的路

本刊使用「番」、「蕃」等字眼，
出於保持引用歷史文獻所用之文
字，非帶有貶義，尚請見諒。



編輯觀點
01 風起雲湧的原運時代

國際視野
58 全球原住民正名發酵

部落sowalen
60 反侵略戰爭下的
主權與國家

Alian 96.3
62 早安！Alian

飛魚嚮導
64 搭乘Kakudan時光機
回到部落體驗傳統文化

66 吹過島嶼的歌
音樂飄洋過海再相聚臺灣

Pulima焦點藝文
68 2018 Pulima藝術節
MICAWOR！翻動藝術新能量！

70 《赤土》
跨國共製
再現全球共臨的環境隱憂

72 Pulima藝術節國內邀請展

節目表
74 TITV 16
原住民族電視台

76 Alian 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AMAYA・SAYFIK
總編輯：Kacaw・Fuyan
統籌：陳慧玉
編輯執行：曾瓊慧、賴星羽
美術統籌：賴星羽
地址：11573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定價：新台幣100元整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梁雯晶、黃淑芬、郭柏均、鄒明珩
美編：鄭良龍、廖欣華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封面圖片：林家棟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O KALODEMAK NO MITA

當狼煙升起 原住民族運動

阿美族

與土地和睦共存的臺灣原住民，
在殖民者殘酷與無情地畫下界線後，
成為島國上被隔離的原生「他者」。

隨著時光流逝，臺灣解嚴，
島上的思想與行動逐漸有了動能，
原住民也跨越分界、走出禁錮，
激起長期受到壓迫的族群意識。

族人走上街頭，
為生存而吶喊、為權益而發聲，
更為族群世代生活的土地與文化挺身而出。

然而，
消失的歷史太多，
被剝奪名字的原住民，決定找回族群的根。

沉寂已久的聲音，
如星火般從角落蔓延，
原住民一步步拿回了說話的權利，
用自己的聲音，告訴世界屬於原住民的故事。

為了那片刻的天光，
族人曾經用盡生命的力氣，爭取平等的對待。
如今，回首歷史，
我們更需要勇往直前。



註：O Kalodemak no mita，阿美族「我們應該要一起做很多事情」之意。



浪漫臺三線

你們的筆路藍縷，是我們的顛沛流離

文／李金賢 插圖／林家棟

作為現今政府主力推動的觀光政策，浪漫臺三線成為新興的觀光名詞。但對於原住民族而言，在「浪漫」的另一面，它是一條侵略其生存空間的族群劃分界限，也是充滿血淚記憶的地景空間。



2016年5月，客委會主委李永得在立法院備詢時，立委黃昭順曾有段有趣的質詢：「浪漫臺三線，你要讓我知道是哪3條線？」此話一出引起社會熱議，「臺三線」頓時成了備受矚目的道路。事實上，臺三線並非三條道路，而是沿線有豐富「客家」聚落地景的一條公路。

一篇由道卡斯族青年Kaisanan Ahuan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章〈台三線上還真的有三條「線」，而且一點也不浪漫！臺灣史上的「臺三線」是如何影響平埔四次大遷徙的？〉，衍生了對時事幽默詼諧之外的族群歷史思考。文

中提到臺三線在許多路段是沿著清朝時期的「土牛紅／藍線」，延續至日治時期的「隘勇線」所建置的，內文寫道：「也許對某些族群而言，浪漫臺三線是一個很棒的憧憬，但對平埔族群來說，卻是血淚交織的歷史痕跡。」





事實上，又被稱為「內山公路」的臺三線，並非完全與歷史上原漢邊界的「土牛紅／藍線」及「隘勇線」疊合。更進一步地說，清朝康熙年間以降，原漢界線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隨著帝國的統治而調整，但始終沒有脫離族群邊界以及軍事的用途與象徵。到了日治時期，這些奠基於清朝，且呈現零星分散的戰備道路與產業道路持續闢建，便成了臺三線的前身——一條充滿臺灣歷史上族群消長與衝突的現場。

也許政府提出的「浪漫臺三線」，是要宣傳沿路途經16個客家庄的美麗，也就是客家族群移墾、筆路藍縷



的故事。但如果視野向過去回放數百年，「浪漫臺三線」在臺灣原住民族的眼中，可就一點也不浪漫，甚至附帶了滿滿的哀愁。

土牛番界、隘勇線，這是個嚴謹的歷史步伐，也是充滿本位的族群議題。如同排灣族詩人莫那能，在批判李雙澤〈美麗島〉歌詞所說的名言：「你們一來筆路藍縷，我們就開始顛沛流離」。

界線的劃分 外來移民與原住民的接觸地帶

在「臺灣400年開拓史」的過程，自16世紀，來自中國大陸地區的移民不斷移入臺灣，而與原住民接觸日益頻繁，其間也常常在「接觸地帶」中討生活。彼此的互動不僅僅存在著經濟生活的交易層面，更有爭取資源的武裝衝突模式。在這樣的

型態下，族群間有了許多有形與無形的「界線」，且在界線間進行各種活動。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入臺灣，採取「以番治番」的策略，綏討各社的原住民部落。在1642年與平埔族簽訂的條約中，明載「中國移民不得至山中狩獵，而原住民也不得越界狩獵」。在鄭成功取代荷蘭在臺灣的統治權後，以「屯田之制以拓番地」作為土地治理的具體作為，並在原漢雙方勢力交界的邊緣地帶，設置「土牛溝」，望樓或隘寮也是早期經常出現的「理番」設施。

自此，臺灣有了「土牛番界」的原漢界線，這些界線在工事設施構築之後，更加地具體化。由於移民不斷增多，漢人越界開墾的事情也屢見不鮮，原漢間的衝突也日益增多。對於較為強勢的移入者而言，多存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敵視心態，因為相互不了解，加上文化習俗上的差異，原漢間的爭鬥往往多過於交流。對於原住民而言，其與外來者的接觸地帶不僅不斷變動，甚至是日益退縮。

清朝番界圖 劃界下的族群空間

1684年，臺灣正式被納入清朝版圖，漢人大舉移民來臺拓墾，並逐步侵入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原、漢對立的糾紛不斷，重大的社會動亂及抗清事件，也牽涉到生番地域。政府為了治理需求，逐步制定番界政策，以限制漢人拓墾，進而區隔原漢的活動區域。

1722年，朱一貴事件平定後的隔一年，政府鑑於在平亂過程，無法掌握沿山地區及生番情勢，便封山劃界，在漢人與原住民生活區域交界處，立界碑禁止雙方跨界。界線多以山溪等天然地形為主，但若無山、無溪，便「挑溝堆土」，自南而北共立碑54處，首度確立番界。往後自雍正到乾隆年間，清朝多次劃定生番界址，有時立石開溝，形成「土牛溝」。

進入乾隆朝後，對於漢人開墾「熟番」的土地，清朝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從原本的鼓勵開墾，轉變為護番禁墾，更有「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的族群統治策略出現。也就是說，番界的劃設，其性質由原來隔離漢人與生番的界線，轉而成為漢人、生番與熟番的族群接觸地帶。



清乾隆時期，政府的族群政策愈趨成熟，除了現在仍留存的立碑及地名等證據，也直接彰顯於帝國所測繪的輿圖上，也就是「番界圖」。乾隆年間曾為「勘定界址、禁民越墾」的政策，進行4次的清釐界外土地，並在地圖上先後以「紅、藍、紫、綠」等色畫線為界。因此乾隆時代的臺灣番界圖，依時間先後至少出現了4種類型，由於地圖繪製仍需保留原來各色的番界線，因此輿圖上的線也越來越多。

番界圖的組成包含地名、圖說、印記，以及圖像結構的景觀繪製、地圖符號等，呈現當時社會現況，以及移入者在界線設立的有形設施，像是隘寮、望樓等。番界圖所呈現的，不僅是漢人的移墾開發史，同時更是原住民族被迫遷移的血淚史。

從土牛番界到隘勇線

直至19世紀中葉，清政府對臺灣原住民族治理並沒有突破性的發展，仍依據土牛界線的勘定來管理。當時雖然對平地漢人有嚴禁入山的禁令，但漢人不斷地越界移民，私自屯墾的事件仍時有所聞。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影響臺灣甚鉅的歷史事件，清政府為加強統治，對界線之內的番地。採取更積極的作為。沈葆楨提出「開山撫番」，將封山禁墾的禁令逐步解除，並陸續規畫醫療、教育、農耕、招墾等積極「撫番」政策。1885年劉銘傳調任臺灣巡撫後，更是全面展開撫番工作。

此外，在乾隆時期為防範「番人為害」，因而沿土牛番界構築「隘勇」，即民間聚集地方保衛力量，自行籌組隘丁，成為一種半官民的武力形式。隨後在劉銘傳來臺治理時，成為全官隘的模式，原本的土牛番界也轉變為「隘勇線」。

隘勇制度起源自清政府對於邊疆難治之地的兩種措施：屯丁與隘防。最初的用意為在政府勢力不及之處，由已順服的熟番與地方豪紳勢力，自行處理與生番間的關係。



19世紀末完備的隘勇線，其意義不僅代表治理原住民的政策由消極轉為積極，更是一種族群空間及文化入侵的轉變。對平埔族原住民（熟番）而言，原作為漢人與熟番之間的緩衝地帶，但因為漢人不斷越界拓墾，而演變為熟番與漢人共同拓墾，而有原漢不分的情況產生——換成今天的說法，便是一種平埔族被漢化的過程。

然而，清政府在統治臺灣末期，因受到西方國家船堅炮利的進逼，無暇顧及臺灣政務，官方

隘勇制度逐漸廢弛，轉由民間設立邊防。1895年，日本政府統治臺灣，全面接收清政府於各地建立的官隘勇線以及撫墾局。

日本治臺後，積極開發山地資源，擁有豐富木材、煤礦、樟腦的北部山區，便成為官方的目標。為了拓殖山地經濟產業，日本總督府擴大補助民間設立隘





勇線，以加強警備措施，並將隘勇轉型成為警察直接指揮的警備系統，一方面得以深入生蕃地域的管理，一方面也防衛抗日分子進入山中。

仇恨值上升的隘勇線推進

隘勇線並非字面上的一條「線」，而是一個帶狀的準軍事防禦線。以設置在山嶺、水際等天然界線的「隘路」為主體，憑藉自然山水界線，阻斷生蕃部落間的聯繫，並以優勢武力箝制部落，達到鎮壓的目的。

有別於在臺灣中南部，或是與漢人來往較久的原住民，日本政府對於較強悍的「北蕃」泰雅族群，採取較積極的策略。為防止泰雅族人越界，日本政府改良清朝遺留下來的隘勇線，架設鐵絲網並掛上響鈴、鋁罐等警示，禁止平地人與原住民交易，迫使其歸順。

隘勇線一直是日本政府對抗原住民族的戰略主軸，早期因著重於山林資源的開發，所以隘勇線的防禦功能大於侵略功能；1902年後，隘勇完全改為官派，並制定「隘勇線設置規程」等正式管理規定，隘勇日夜駐守於線上，每2至4處隘寮由巡查駐守的「分遣所」指揮，各分遣所由警部或警部補駐守的「監督所」指揮，輔以掩堡、木柵、探照燈、地雷等現代軍事設施，以防禦生蕃，並阻絕蕃地與平地人民的接觸。而因日人架設通電鐵絲網，泰雅族人常誤觸而多有傷亡，雙方仇恨更為加深，衝突也逐漸增加。

隘勇線的推進，是泰雅族人與日本政府戰爭的肇始。清朝採取較消極的原漢隔離政策，因經濟、農墾等物質的交換過程，使「番界」的推進較為緩慢；而日本統治時期，改採積極的隘勇線推進策略。在殖民政府的意志中，「番界」所區隔的不再是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隔離，而是國家主權未能統治的區域，因此日本政府企圖以軍事武力的手段進入生蕃領地。

為反抗隘勇線推進，1907年桃園、新竹一帶的泰雅大料崁、馬武督等族群，結合部分漢人抗爭，也就是「大料崁番漢聯合抗日事件」；1908年埔里支廳泰雅族26社，也群起反抗南投的隘勇線開發；1910年起，日本政府正式展開第二次「五年理蕃計畫」，開啟以武力討伐泰雅族各社的大規模戰爭，其中最為著名的即是「李崧山事件」，由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督軍，產生激烈的對戰。

現代性的再思考 界內界外的想像

時至今日，原漢之間雖然已沒有明確的界線，但族群的隔閡似乎仍未完全消彌。

以漢人本位談及臺灣歷史時，往往只記得漢人胼手胝足的墾拓過程，而這在追求現在性（Modernity）的脈絡下似乎無可厚非，而且顯得非常合理。臺灣現代性的關鍵形成時期，是在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特殊情境下產生，殖民現代性是一種繁複的歷史現場，除了17世紀大航海時代，漢人眼中的西方列強競奪世界資源的被殖民，同時也必須討論，最先生存在臺灣島上的原住民族被殖民——被西方、日本以及漢人的殖民。

從清初的土牛番界到日本統治時期的隘勇線推進之過程，除了原住民族被這道線困在山林之中、資源文化被侵奪，隘勇線的延伸，也切割了原住民族各社群彼此間的聯繫。從空間上來說，歷史上的劃線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也是殖民現代性的步驟，區隔了他者，進而散播文明進步的意識形態。

然而這也是現代性血腥及殘忍之處。當我們開心地暢談浪漫臺三線、漢人的勤勉時，有多少人還記得，這條路也代表了原住民族的顛沛流離，被外來殖民者逼迫、遷徙、同化，甚至發生戰爭衝突的歷史記憶。❖

參 考 資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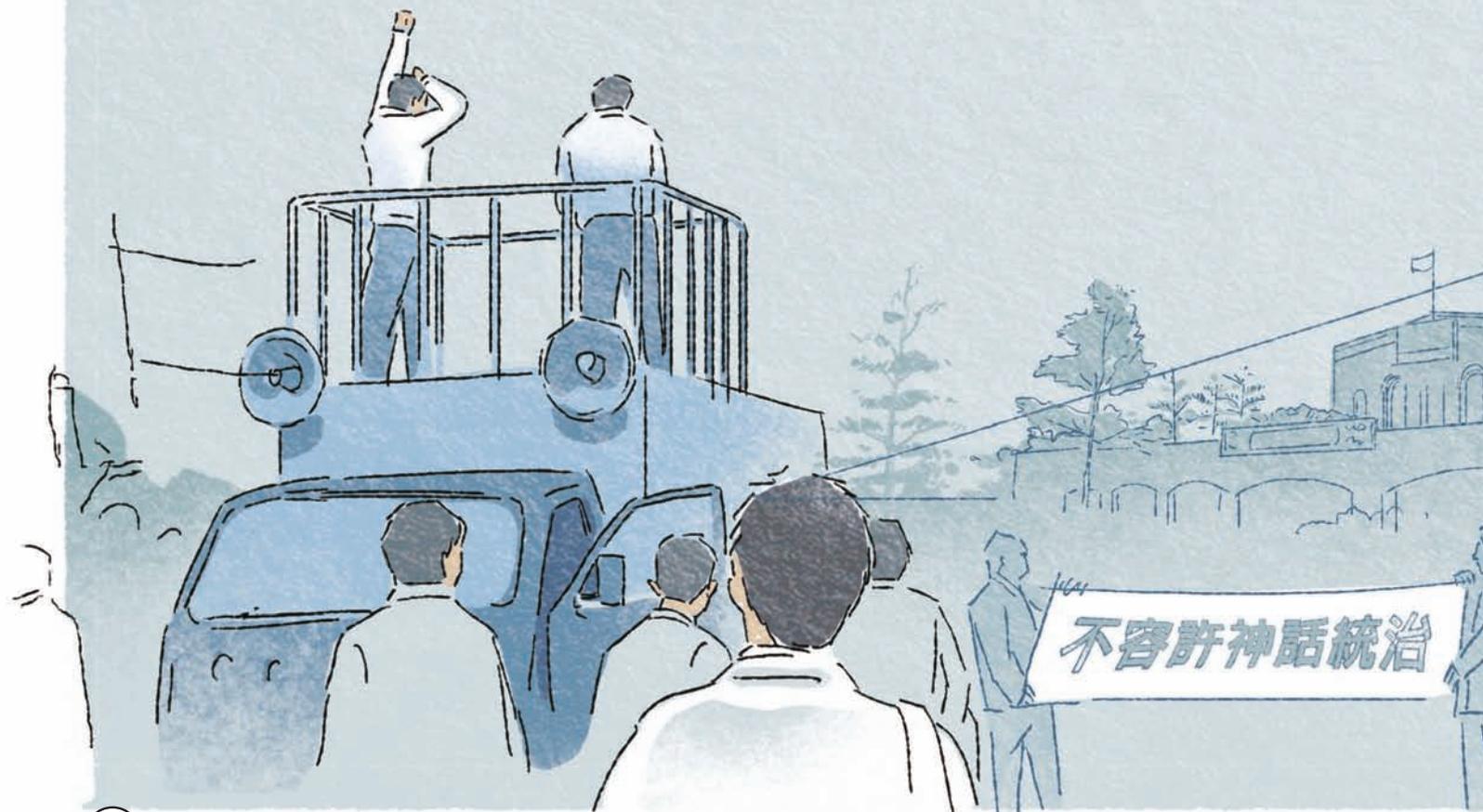
- ◎Kaisanan Ahuan，〈台三線上還真的有三條「線」，而且一點也不浪漫！台灣史上的「台三線」是如何影響平埔四次大遷徙的？〉，Mata Taiwan：<https://www.matataiwan.com/2016/05/25/the-3rd-taiwan-provincial-road/>，2016年。
- ◎林一宏、王惠君，〈日治時期李嶼山地區理蕃設施之變遷：從隘勇線到駐在所〉，臺北：《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1期，2007年。
- ◎伊能嘉矩原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年。
- ◎鄭安晞，〈日治時期隘勇線推進與蕃界之內涵轉變〉，《中央大學人文學報50期》，2012年。
- ◎陳志豪，〈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臺北：《臺灣史研究》，第25卷第1期，2017年。



原運之後 我們還在路上

文/Savungaz Valincinan 插圖/James Lee

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的原住民族運動，
在國家體制內取得階段性的成果，
並逐漸從泛原住民運動，
擴散至扎根於部落基礎的文化復振運動。
在現今的後原運時代，
原住民青年仍持續關心
原住民族土地、生活、文化，
乃至臺灣的整體社會問題，
他們說：「原運之後，我們還在路上。」



原住民族運動的崛起，與當時整體臺灣社會的時代背景有著緊密的關係。在1970年代十大建設期間，大量的原住民勞動人口從原鄉移往都市發展，同時也面臨在都市就業、生活空間不足，乃至身分歧視、童工、雛妓、遠洋漁工等問題。1980年代末期，臺灣仍處於戒嚴，然而隨著黨外運動的蓬勃發展，社會的抗爭意識高漲，原住民知識分子也在這波洪流中覺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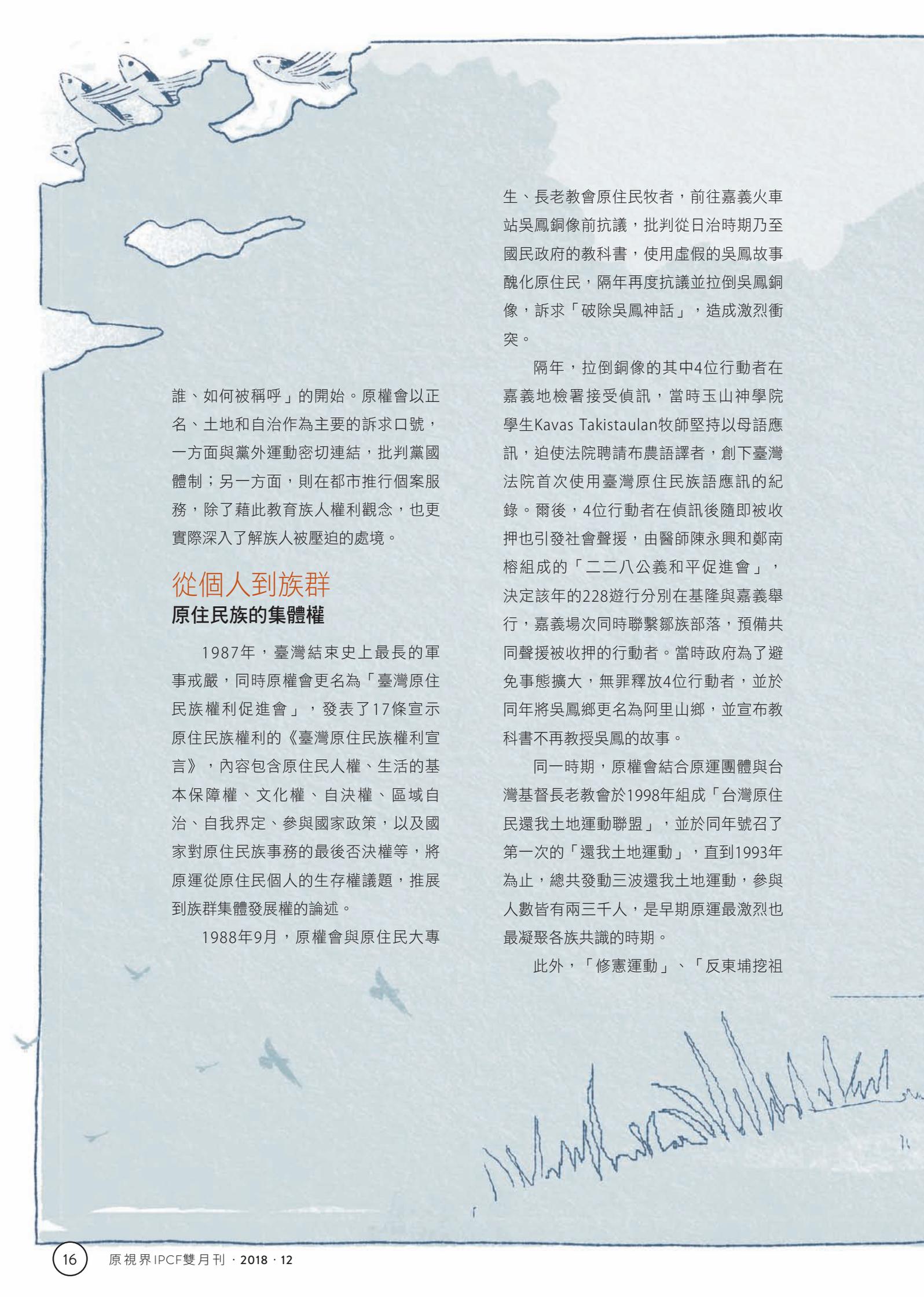
風起雲湧的1980年代

1983年，當時就讀臺灣大學的泰雅族學生伊凡·尤幹與校內的原住民學生共同創辦雜誌《高山青》，提倡民族覺醒的呼聲，

正式點燃了原運的狼煙。隔年，海山煤礦災變發生，大多數罹難者為阿美族礦工，因而促使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成立，為臺灣第一個組織化的原運團體，由胡德夫擔任第一任原權會會長，原權會也成為1980到1990年代原運最主要的推手。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眾多原住民牧者們，也是在這個時期最為重要的動員力量。

原權會的成立，首先奠定了「原住民」的稱呼。從清朝的「番」、日治時期的「蕃」，到中華民國的「山地同胞」，皆是由統治者定下的稱謂，而「原住民」三個字，是第一次由族人自己決定「我是





誰、如何被稱呼」的開始。原權會以正名、土地和自治作為主要的訴求口號，一方面與黨外運動密切連結，批判黨國體制；另一方面，則在都市推行個案服務，除了藉此教育族人權利觀念，也更實際深入了解族人被壓迫的處境。

從個人到族群 原住民族的集體權

1987年，臺灣結束史上最長的軍事戒嚴，同時原權會更名為「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發表了17條宣示原住民族權利的《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內容包含原住民人權、生活的基本保障權、文化權、自決權、區域自治、自我界定、參與國家政策，以及國家對原住民族事務的最後否決權等，將原運從原住民個人的生存權議題，推展到族群集體發展權的論述。

1988年9月，原權會與原住民大專

生、長老教會原住民牧者，前往嘉義火車站吳鳳銅像前抗議，批判從日治時期乃至國民政府的教科書，使用虛假的吳鳳故事醜化原住民，隔年再度抗議並拉倒吳鳳銅像，訴求「破除吳鳳神話」，造成激烈衝突。

隔年，拉倒銅像的其中4位行動者在嘉義地檢署接受偵訊，當時玉山神學院學生Kavas Takistaulan牧師堅持以母語應訊，迫使法院聘請布農語譯者，創下臺灣法院首次使用臺灣原住民族語應訊的紀錄。爾後，4位行動者在偵訊後隨即被收押也引發社會聲援，由醫師陳永興和鄭南榕組成的「二二八公義和平促進會」，決定該年的228遊行分別在基隆與嘉義舉行，嘉義場次同時聯繫鄒族部落，預備共同聲援被收押的行動者。當時政府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無罪釋放4位行動者，並於同年將吳鳳鄉更名為阿里山鄉，並宣布教科書不再教授吳鳳的故事。

同一時期，原權會結合原運團體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1998年組成「台灣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聯盟」，並於同年號召了第一次的「還我土地運動」，直到1993年為止，總共發動三波還我土地運動，參與人數皆有兩三千人，是早期原運最激烈也最凝聚各族共識的時期。

此外，「修憲運動」、「反東埔挖祖

墳事件」、「紀念霧社抗暴事件」等，也讓原住民族運動跨越族群的整合起來，並彼此聲援——蘭嶼的核廢議題不再是達悟族人孤軍奮戰，瑪家水庫不再是魯凱族自己的抗爭，因為對於土地被掠奪、生存權被侵害、族群尊嚴被踐踏的共同心聲，促使原運超越族群成為聯繫全體原住民的力量。

從泛原運動 到草根實踐的部落主義

1990年代中後期，除了部分運動訴求達到階段性的成果，也有許多原運行動者嘗試走入體制內參選或是擔任公職，眾多因素使得原權會開始式微。

當時民進黨與原權會成員有許多互動，

在體制內外的路線選擇上，成員們也開始意見分歧，最後創會元老們沉痛發表聲明，表示原權會已達到階段性目標，應隨其功能走入歷史，呼籲原運不該成為其他政治團體的附庸，眾人應帶著原住民族的主體意識繼續前進，因此宣布解散原權會。

於此同時，許多原運工作者對於早期原運的泛政治路線之侷限開始反省，忽略草根群眾及部落議題的呼聲也逐漸形成。其中台邦·撒沙勒嚴厲批判



原權會主導的運動只是臺灣民主運動的附庸，所設定的議題不是陳義過高，就是和民眾實際生活差距太大，忽略了民族實踐的主體性。他進而提出「原鄉戰鬥」和「部落主義」的主張，呼籲原運應「全面放棄在都市游離而回到原鄉部落」，並發行《原報》，積極整理各族群的神話意涵，鼓吹部落青年關注社區公共事務。

部落主義的主張，帶動各地原鄉部落文化復振的能量，像是回復祭典、部落傳統組織如青年會等等，草根力量在此時蓬勃成長，發展出各族群尋求自治的原住民

族主義。在族群的自我認同上，有鄒族、太魯閣族、邵族、噶瑪蘭族的正名運動；在生存空間主權戰鬥上，有布農族人對玉山國家公園的抗爭，以及泰雅族人對雪霸國家公園的抗爭；在個別議題上，有反馬告國家公園、反亞泥等等來自部落族人自主發起的行動。

慢慢的，原運不再侷限於由都會區菁英與泛原運團體發起的運動，更多的草根力量遍地開花。若非最初原運的號召，讓族人在形成共同體的過程集結力量、看見差異，最終將力量回歸各地部落扎根，從單點向全臺擴散，也未能有如今更加多元美麗的風景。



原運之後

逐步看見族群曙光

原運之後，陸續取得階段性的成果，1994年第三次修憲，「原住民」一詞首次進入憲法；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後更名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原民會）的成立，開始有正式的中央原住民機構，由其將國家資源挹注到原鄉的文化復振及社區營造工作中；1998年通過《原住民族教育法》；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時任總統陳水扁與原住民族簽訂《新夥伴關係條約》，奠定原住民族與國家為「準國與國」的對等政治實體，國家首次跳脫福利、弱勢補助的框架看待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雖然體制外運動看似趨緩，但並非消逝而是轉變形式。原住民知識分子回到部落進行社群培力，亦有些人透過探討國家政策、撰寫原住民族相關權利法案草稿並推動倡議等方式，延續推動原運的核心價值。國家體制內，具有原住民族主體意識的參政者，仍持續推動相關改革；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的通過，將原住民族的主體性、空間主權、自決權入法，成為當代原運最重要的論述基礎。

狼煙重新升起

原運持續向前

雖然早期原運的抗爭有了階段性的成果，原住民族的生存也並非一夕翻轉，國家與原住民族傳統慣習的衝突仍不斷上演。

《原基法》通過的同一年，新竹尖石鄉的司馬庫斯部落，發生族人經過部落會議決議，將因颱風而倒塌的檫木帶回部落，作為美化環境與造景之用途，但卻被林務局以竊盜罪告發；宜蘭寒溪部落反水利署侵占水權而發起抗爭；都市原住民部落三鶯部落及溪洲部落因土地開發被迫遷徙等事件，讓原住民族社會的憤怒持續累積，一直到2007年底，臺東卡大地布部落大獵祭，獵人依祖訓入山狩獵，卻被山警逮捕的事件，讓怒火一觸即發。當時籌畫抗爭行動的部落青年，奔走各部落結盟，透過「228部落烽火狼煙串聯行動」發出第一聲怒吼。

2008年3月，以「308獵人行動——為尊嚴而走」的號召，再次跨族群集結上街，是近十年最大規模的原住民族抗爭。

該次抗爭後，「狼煙行動聯盟」成立，各部落在每年2月28日便會燃起狼煙，將部落議題和訴求傳遞出去，此行動延續至今已十年。之所以選擇228的原因，狼煙行動聯盟成員 Nabu Husungan Istanda 表示：「在228這天，是臺灣社會反思轉型正義的日子，但長期以來，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被忽視及邊緣化。在這天升起狼煙，除了告訴祖靈，他們的孩子還在努力守護部落，更是要告訴臺灣社會，缺少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不是臺灣真正的轉型正義。」

原住民青年接棒 我們還在路上

2012年前後，原住民族的議題抗爭再次達到高峰，例如從爭議多年的「臺東美麗灣BOT案」掠奪阿美族人的傳統領域、臺東都蘭部落「為Sra而跳，護衛都蘭鼻」的反都蘭鼻BOT開發，以及臺東卡大地布部落「捍衛祖靈，拒絕遷葬」的議題等等。早期原運主要反抗的是威權體制壓迫、守護自我尊嚴，然而前述以開發為名的土地掠奪，顯見在新自由主義的強大壓力下，缺乏實質與國家對等自治的情形下，原住民族的處境仍然艱困。

2013年核廢遷出蘭嶼的「反核大遊行」，以及以環境訴求為主軸的「不要告別東海岸大遊行」，集結東海岸眾多受困



於土地議題的部落，再次走上街頭，成為非典型原住民族抗爭的另一波高峰。不同於過去原運與黨外政治勢力連結，近代原運多與公民團體合作，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

2013年底，因為不滿護家盟在遊行當中，以布農族傳統「報戰功」（Malastapang）的方式否定多元家庭的價值，一群在街頭上相遇的原住民族青年，決定發表聲明反擊，成立「原住民族青年陣線」（簡稱原青陣）。對於原青陣而言，原運不再是勢不兩立的原漢對立，而是整體臺灣社會的價值選擇倡議。因此，原青陣投入各地議題的聲援，以原住民青年的視角對主流社會的發聲，不論是318反服貿運動、反課綱黑箱微調運動、婚姻平權、性別平權運動、平埔族群復名復權運動等，皆可聽到原住民青年的聲音。

除了街頭發聲，原青陣也著力於青年培力，其與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LIMA原住民青年團，於2013年舉辦「原住民族青年共識營」，透過經驗分享、議題討論、實務操作等，培力原住民族青年關注公共議題以及裝備行動能量。近年來持續舉辦共識營，並聲援各地的原住民族議題，如「布農獵人王光祿事件」、「高雄拉瓦克部落反迫遷」、「反對傳統領域排除私有地」等，期待讓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權利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進而能夠理解與支持。

臺灣的原住民族運動雖有高低起伏，但不曾停歇，我們始終期待能夠建立彼此理解、多元尊重的制度，讓所有人用最好的方式與價值共同生活。看見差異，進而尊重差異，近代的原住民族運動不再是原住民自己的事，而是全人類對於未來共同的選擇和想像。❖

參 考 資 料

- ◎阮俊達，〈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軌跡變遷（1983-201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 ◎尤哈尼·依斯卡卡夫特，〈我們還有夢嗎？原住民運動的觀察與反思〉，《原運三十：回顧與前瞻》，臺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我是誰？ 土地上的無名者

文／余奕德 插圖／James Lee

從清領時期的「蕃」、
日據時期的「蕃」、
到國民政府的「山地同胞」、
最早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族群，
其身分與姓名
在不同的領導政權中不斷更迭，
被他人賦予負面形象的身分，
使自我的主體性與文化逐漸淹沒。
「我是誰？」
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掀起的
「原住民族正名運動」，
即是族人回應這場自我詰問的吶喊。



原漢 生番 熟番

山地同胞
高砂
平埔



無名者

什麼是「原住民」？什麼又是「原住民族」？自1980年代，臺灣出現以「原住民」正名的呼聲至今，社會大眾普遍對原住民為什麼爭取正名，以及它的來龍去脈仍相當陌生。

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原住民是指「原本居住在此的人民」。在聯合國的《國際公約》中則更進一步定義：「原住民是指曾經或正受到殖民統治，原本就具有不同於統治族群的文化、歷史、政治與經濟制度的人民。」換句話說，即是因為先有殖民的歷史，才產生了原住民。而過去臺灣有歷史記載的400年，就是殖民統治者剝奪原住民姓名、文化的歷史。

從主體成為他者 番、蕃、山地同胞的分類

「臺灣原住民」是指17世紀以前就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族群，屬於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南洋島嶼的南島語族群的一部分。然而，17世紀航海時代來臨，外國勢力為了競逐利益、擴張勢力，開始遠渡各個大洋、大陸與島嶼之間，臺灣便成為了亞洲重要的中繼站。

荷蘭與西班牙為了貿易利益率先來到臺灣，隨後明鄭、清朝、日本、國民政府，以及大批漢人移民，先後來到此地。在經歷「國家」以統治力量進行大規模及制度性的改變之後，原住民族逐漸失去自己的土地、語言、文化，甚至

是姓名，成為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有制度性的同化政策始於清朝，清朝政府將臺灣原住民稱為「番」，表示不屬於「中原」文化圈的異族；而「番」更具有野蠻未開化的意味，並再依據番人對朝廷的順服，以及對中原文化接受和熟悉的程度，將番人分成「生番」與「熟番」。

生番是指居處在清朝控制力未及的「國境外」——中央山脈地區，不受中央政權統轄的化外之民；而「熟番」則是指居住在臺灣西半部的平原地區，與漢人比鄰混居，屬於服納稅勞役義務的「國境內」番人。清朝統治的兩百年間，主要集中於熟番的治理上，為了防止漢人和原住民合謀反抗清朝或互相爭鬥，而採取漢番隔離分治。但由於政策失當，加上自中國東南沿海來臺的移民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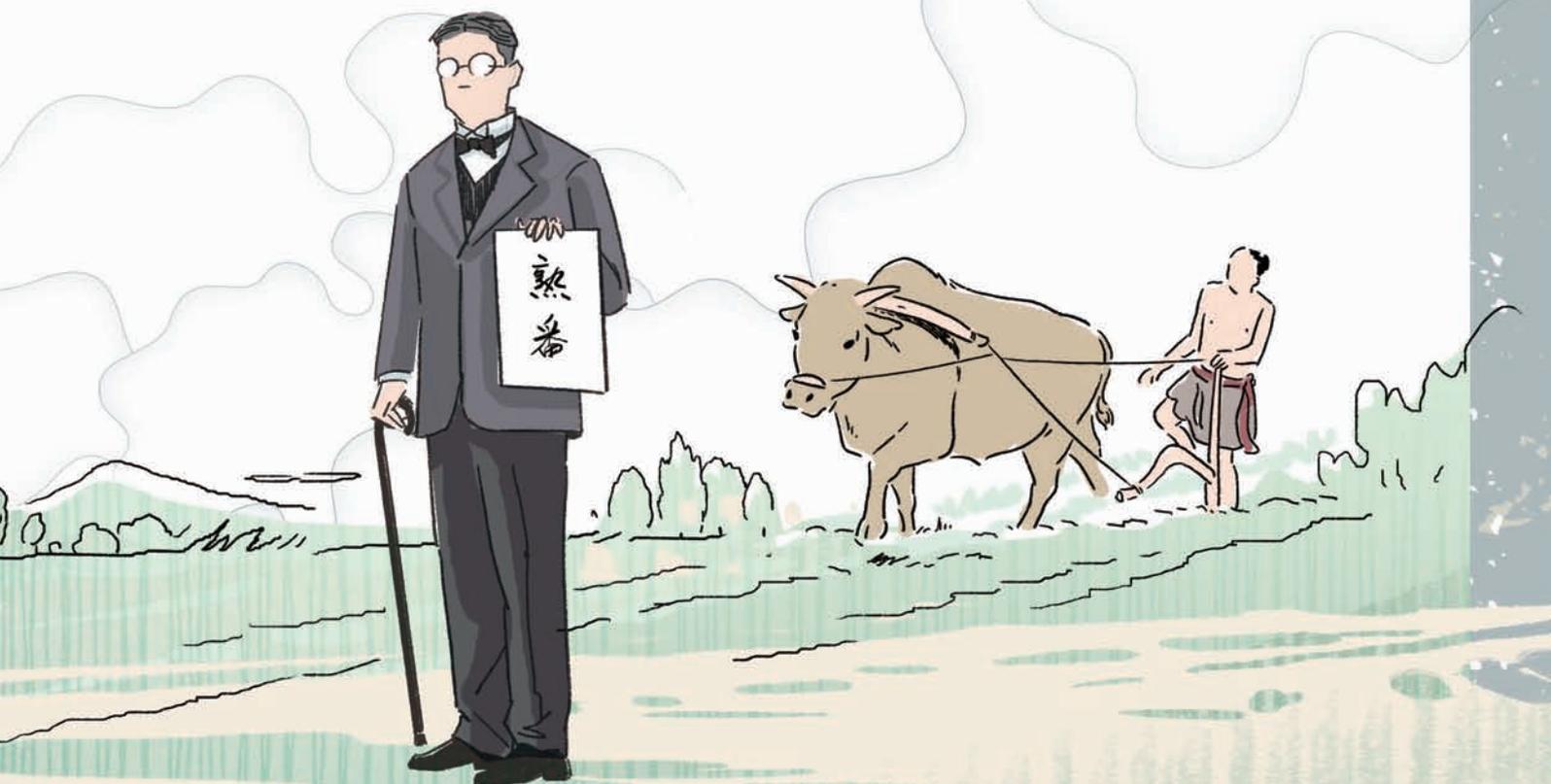
不斷湧入，使熟番的土地大量流失，族群為求生存開始不斷遷移或融入漢人社會中，首當其衝地喪失了文化的主體性。

清朝統治末期，日本正經歷明治維新的現代化改革，因而躋身成為世界強國。在西元1895年甲午戰爭後，日本戰勝並取得臺灣的統治權，臺灣也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日本延續清朝的做法，將原住民稱為「蕃」，同樣將蕃人分成「生蕃」與「熟蕃」。由於日本政府認為，「熟蕃」經過清朝長時間的治理及同化，已和漢人無異，因此將熟蕃歸屬於日本國民；而「生蕃」仍為化外之民，是日本開發山林資源和土地的最大阻礙。所以在統治初期，便將目標鎖定在生蕃上，並制定「理蕃計畫」，除了以強大的軍事武力征服，並採取教化、撫育的「同

化」政策，隨著軍事武力的推進，逐步控制了臺灣全島。

到了日治後期，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的需求，日本實施皇民化政策，以確保臺灣人民對日本帝國的效忠，以及維持戰爭的兵力來源。此舉企圖將生蕃徹底的「日本化」，除讓原住民改為日本姓名，並組成「高砂義勇軍」前往南洋戰場作戰，再將生蕃與熟蕃的分類變成「高砂族」與「平埔族」，表示「蕃人」已完全屬於日本帝國的臣民。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承接了對臺統治權。為符合中華民國建國的意識型態，也就是統一「中華民族」的理念，其採取全面「去日本化」的政策，將「高砂族」改成「山地同胞」，更強制原住民捨棄日文或原住民姓名，改取中文名字，將原住民族納入「中華民族」的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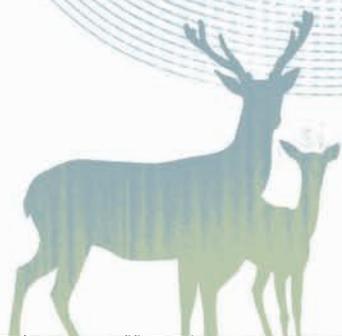


國民政府認為山地社會相對西半部不僅貧窮，現代化的發展也相當落後，是需要被拯救與扶助的對象，因此以各種「山地平地化」的政策，促使山地社會現代化並遷居平地，實施補助措施以加速原住民融入平地社會。為明確標示出這些政策的實行對象，因此開始有了「山地山胞」、「平地山胞」身分認定辦法，而由於「平埔族」被認為已與漢族群無異，不必採取特殊政策，因而取消了平埔族群的身分，完全地消失在國家治理的脈絡中。

由「番」成「原」 原住民族的集體現身

然而，種種讓山胞「適應」主流社會的措施，使原住民族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系統瓦解，土地也接連失卻；更因傳統部落社會解體，以及種種對現代文明發展的追求，促使大量原住民遷移至都市謀生，原鄉部落逐漸空洞化。

但移居都市的原住民族人生活並不順利，族群差異、歧視、經濟、教育落差等種種問題，使多數都市原住民成為底層勞動者，在工廠、礦坑、遠洋漁業等行業中，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更有未成年的原住民女性淪為雛妓，使原住民族成為主流社會的邊緣群體。原住民族的身分與主體性，在國家的治理下完全地喪失，面臨族群消亡的危機。



原住民族除了需要面對現實生存的困境，一直以來，無論是被稱為「番」、「蕃」還是「山胞」，都表達出原住民族相對於統治者，是非我族類、野蠻、貧窮、落後、低劣的他者概念。這些歧視性的稱呼，經由歷代統治政權的治理，根「殖」原住民族的社會，制度化成為「漢／原」的分類統治，並依原住民的進化、服從程度分成「生、熟」、「平埔、高砂」，統治者更進一步利用此種分類方式，作為不同族群相互制衡的工具。

這種「漢尊原卑」的優劣階序，使原住民背負著汙名化的標籤——未開化、無知、野蠻形象，並自日治時期就透過教育系統（如吳鳳的故事）一再強化，使許多原住民擺盪於內在與外在的矛盾中，不停地自我探問：「我是誰？」

這個矛盾，到了1980年代被徹底引爆。當時臺灣正逢解嚴後，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浪潮，許多

黨外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受到這股潮流激勵的原住民知識分子，除了關注到原住民身處臺灣社會底層所遭受的苦難，更意識到原住民族的主體性與內在自我，在歷代的殖民統治中瀕臨崩解。透過共同受殖民的歷史經驗，以及有別於主流漢族群的血緣、語言、文化等本質元素，原住民串



聯各界發起了原住民族運動，型塑出「臺灣原住民族」的集體，並開始藉由各種街頭抗爭行動，包括還我土地、正名、自治等，爭取原住民族的權益，挑戰由漢族群主導的社會結構。

其中取得最大成功的正名運動，促使政府修法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與「原住民族」，以及回復原住民傳統姓名，取消山地／平地原住民的分類等。正名的目的，無非是破除過去那些具有負面意涵的稱呼，重新建構代表自我族群的名稱，取代過去的殖民記憶。

自豪的喊出我的名

原住民自我認同的意識形成，匯流成原住民族運動的開展，不但衝撞了長久以來，以族群差異為界線的體制，更在法理上產生了變革。1994年，臺灣第三次修憲，將憲法增修條文中第1、3條中的「山胞」改為「原住民」，並增加「原住民條款」，修憲結果於同年8月1日公布，這一天亦成為臺灣的「原住民族紀念日」。隨後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成立，開始有了原住民族事務的中央主管機關；1997年第4次修憲增修第10條的「原住民族發展條款」，保障原住民族的社會福利、經濟、土地、教育、語言文化等權益。

憲法的修正，改變了臺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稱呼，而個人的身分同樣需要正名，也就是回復原住民的傳統姓名。內政部在1995年修正了《姓名條例》，讓原住民的傳統名字可以登記在戶籍資料及身分證；但因當時規定以「漢字音譯」呈現，且每個族群也有不同的命名邏輯與方式（例如阿美、泰雅族是親子聯名制，排灣族是名字加上家屋名），漢字音譯名不僅容易讓傳統姓名陷入漢族姓名「林（姓）小明（名）」框架的窘境，更無法精確表達族語的發音方式。於是政府於2003年再度修正，讓原住民姓名的中文音譯名或漢名，可以和羅馬拼音的姓名並列登記。

然而，原住民雖然依法可以使用羅馬拼音姓名，整體環境對原住民恢復傳統姓名仍不友善，許多公私立機關的系統、表格並未依此作調整，社會大眾對原住民姓名文化的不理解，導致許多已經正名的族人，在生活上碰到很多麻煩。

仍然沒有名字的族群

原住民族雖然已在法律層次上獲得保障，但現在的「法定」原住民族，主要是指過去的「生蕃／高砂族」，仍有許多「熟番／平埔族」未能成功正名。

在原運時期，平埔族群就已經共同向國家訴求，要正視平埔族群存在的事實。但由於受到殖民的歷史經驗差異，平埔族群被認為已經完全「漢化」，喪失自我的語言與文化，而不被視為原住民族，也時常被外界強烈指責尋求正名的動



機，僅僅是為了要取得各類補助資源，而非認同自己是原住民族的一員。

各地方的平埔族群承受種種的質疑聲浪，至今仍為了恢復自己的名字而努力不懈，如臺南西拉雅族、苗栗道卡斯族、南投巴宰族、噶哈巫族，多年來各自推動族群的文化語言復振工作，同時在法律上也不斷尋找突破口，終於在2017年有《原住民身分法》修法的契機，也就是在現有的「山地／平地原住民」身分別中，再新增一項「平埔原住民」。

雖然這項修法為平埔族群正名帶來一線曙光，卻也再次挑起長久以來的許多爭議，包括法定原住民族對國家預算、資源會被稀釋的憂慮，還有山地／平地原住民的分類仍未打破，未依照原住民族的意願進行自我的認定等問題。此外，更牽動了原住民族選舉政治（山地／平原立委、議

員選舉）的敏感神經，顯現出平埔族群的議題，充滿了政治競爭的意味，也為其正名之路添加了許多困難。

我的名字、你的名字

從原住民族集體正名、個人姓名正名，以及還正在努力當中的平埔族群正名，原住民族在街頭與體制內衝撞，努力地喊出自己的名字。原住民族自生存的夾縫中，撐開了在臺灣社會中的位置，將臺灣從一元族群的社會，轉向了多元族群文化的未來。不過，理想與現實仍是有很大差距，正名僅僅是一個起點，長久存在於社會中的歧視與汙名並未因此而消失。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以及內部不同族群間的對話仍須持續進行，無論是透過教育、媒體、社會運動等形式，期待藉由身分與姓名的恢復，讓更多人認識到臺灣的原住民族群。❖

參 考 資 料

- ◎謝世忠，《認同的汙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遷徙》，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17年。
- ◎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 ◎詹素娟，《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北：《臺灣史研究》，第12卷第2期，2005年。



進擊的 原住民刊物

文／黃國超 插圖／James Lee

原運思想的萌芽階段，
原住民知識分子自辦刊物，
對主流社會進行「反論述」，
成為原住民運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直到街頭原運退燒，
部落文化與思想高漲的時期，
刊物仍作為
傳遞部落意識的重要媒介。



從1983年，第一本原住民自辦刊物《高山青》出現以後，刊物即扮演著對內喚醒民族自覺爭取權益、解放禁錮的思維，對外對抗主流媒體的霸權宰制，爭取族群發聲權和詮釋權的重要角色。

刊物與原住民社會運動： 《高山青》、《為山地而歌》

1983年就讀臺灣大學的原住民學生伊凡·諾幹、夷將·拔路兒、楊志航、林宏東等4人，以手寫油印的方式發行刊物《高山青》，其在〈發刊辭〉中慷慨陳詞，揭開原住民族長期遭受的歧視與不公平待遇，呼籲族人要覺醒、奮起。在當時尚未解嚴、政治氣壓仍然低沉時，這一批原住民學生，公然批判政府及主流社會的言論，引起了黨外勢力的注意。

1984年4月，「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成立「少數民族委員會」（簡稱少民會），成員有胡德夫、童春慶等人。同年6月，新北市土城海山煤礦發生災變，72位罹難者

中，有38位原住民，當時胡德夫等人為同胞們舉辦「為山地而歌」募款演唱會，同時出版雜誌《為山地而歌》，是少民會時期出版最具代表性的刊物。

黨籍民意代表的刊物： 《莊敬山脈》、《山地文化》

1984年8月，國民黨籍原住民立委華愛創立《莊敬山脈》月刊，於隔年2月正式發行第一期，並在6月將內容擴增，由報紙型態改為雜誌出刊。而當時卸任省議員的華加志，於1985年4月20日將已停刊5年的《山地文化》雙月刊重新發刊。

這二份刊物嚴厲批評原權會及其活動，並賦以醒目的標題如：〈努力維護山地純淨社情目標，別讓「黨外」汙染青色山脈〉等，其強調的仍是帶有政治愚民宣傳的主張：不可懷疑的政府德政，外加不可接受分離主義。因此被抗爭的知識青年譏諷只會歌功頌德、黨意優先。

原權會機關報： 《原住民》會訊、《山外山》

1984年12月29日，原住民及參與的漢人共24人，以「小米之夜除夕晚會」名義，在臺北市馬偕醫院成立原權會，在胡德夫擔任首屆會長的任內，出版第1至第3期的《原住民》會訊，第二屆漢人執行



委員林美瑢，繼續協助編輯、發行第4至第7期會訊，至台邦·撒沙勒接手第8期會訊後，刊物發行暫時停擺。由於《原住民》會訊第1、2期刊出後，即遭新聞單位查禁並阻擾郵寄，因此，原權會正式提出雜誌申請，以作為長期合法的原住民發言園地，1985年7月15日定名為《山外山》，創刊號發行1期後停刊，改名為《台灣原住民》繼續發行共12期，於1992年停刊。

1987年，留學德國的娃旦獨立創辦《山青論壇》、《原住民之聲》，內容主要是討論原住民族社會時事，並推介西方人權議題。

早期原運文獻（1984-1987）關心的議題相當廣泛，舉凡文化、教育、傳播、姓氏、正名、核廢、勞工、漁民、語言、雞妓、土地、經濟自治

區、山地行政、種族歧視、都市原住民問題等課題皆有囊括。此種受壓迫者的泛族群意識，爾後透過吳鳳事件、正名運動、還我土地運動等一次又一次的抗爭行動，不斷啟蒙並深化到原住民族人的主體世界。

1990年代 《原報》與《獵人文化》

《原住民》會訊至1988年停刊後，《原報》、《獵人文化》繼之而起。1989年11月，有別於以臺北為中心的原運路線，《原報》發行人排灣族羅拉登·巫馬司，及編輯群台邦·撒沙勒、林明德、瓦歷斯·諾幹等人，以「回到出發以前的地方」為訴求，在屏東成立《原報》，是1990年代「部落主義」、「原鄉戰鬥」重要的倡議者。其創刊號自稱是「真正屬於原住民的報紙」，內容多是政治、社會性議題的報導與討論，至後

1983

年



《高山青》

1984

年



《為山地而歌》

1985

年



《原住民》



《蘭嶼雙週刊》

期有朝向好茶社區報的走向。到1995年7月為止，共發刊27期，據主編台邦·撒沙勒表示，停刊原因除了資金始終不足、支持者不多，再者是傳播媒介多元化，「刊物」已不是傳播訊息的唯一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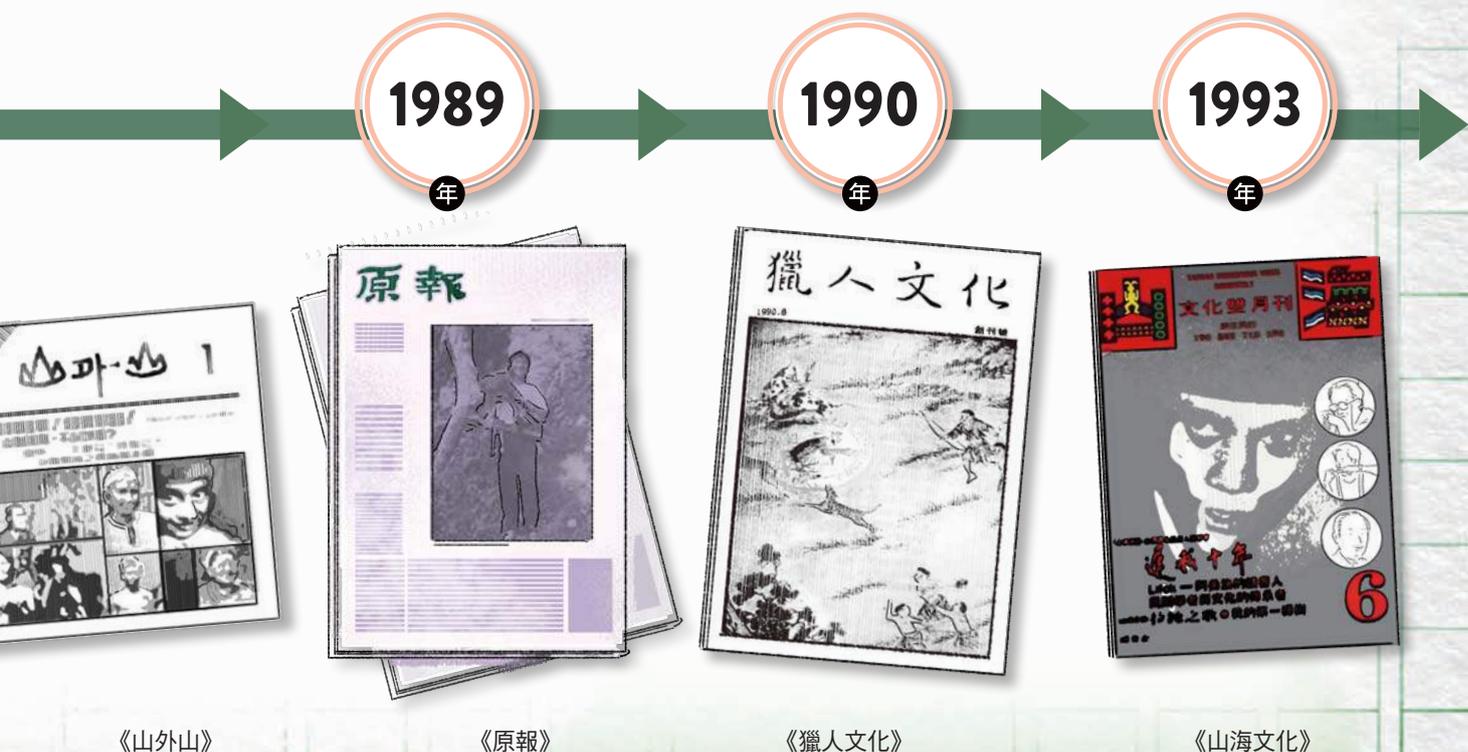
《原報》成立後不多久，寫手之一的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與排灣族作家 Liglav A-wu，於1990年在臺中豐原創辦《獵人文化》及「臺灣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從事民族文化重建、草根培力運動。《獵人文化》的內容，涵蓋文學、時事評論、部落報導、世界原住民動態等等，焦點大致集中在「原住民觀點」與「獵人報告」二項，到1992年6月最後一期出版，共發行18期。

此兩份刊物在部落裡獲得的肯定，遠不及外界的掌聲，反映出自視為重建部落帶領者、理論建構者的運動刊物知識分子，與普

羅大眾及族人之間的疏離，最終結局皆是銷路無以為繼而告止。

傳遞族群的聲音： 《南島時報》、《原聲報》

《南島時報》的緣起為「爭取民族發言權，奪回歷史解釋權」，以「尋回臺灣歷史真貌，還原福爾摩沙淨土，復振本土多元文化，營造經濟自主，重建南島民族尊嚴」為宗旨。創報社長林明德及團隊，與《原報》有許多重疊，多是原運老將。《南島時報》是原住民族從被資助到自辦媒體的一個重要的嘗試，1995年6月1日發行試刊號，7月1日創刊，期間曾停刊再復刊，於2003年12月15日出刊最後一期後休刊，共發行147期。《南島時報》以週報的形式發行，在1990年代中期，臺灣社會各種



劇烈的國家認同衝突與族群爭議的刺激下，提出了建構「南島」以作為臺灣原住民族新的想像共同體的認同目標。

「臺灣原住民不但是南島民族的一員，甚至是整個南島語系的發源地，因而用『南島』統稱臺灣原住民，不但最符合科學的事實，也可以擺脫漢人玩弄文字遊戲的魔障，甚至跳脫漢人制定的遊戲規則，提供族人一個全新的視野，也為民族創造一個更寬廣的發展舞台」（1995/7/1/南島時報）。

《南島時報》經常出現的報導主題包括：各項選舉新聞、原住民族委員會訊息、原住民政策、原住民民意代表動態、國家認同、統獨議題、原住民自治與國際南島文化等，內容相當多元。但辦報需要高密集的人力、物力以維持正常運作，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導致

《南島時報》常有拖刊的情況發生。林明德、張佳賓（1998）研究《南島時報》創刊一年來的67篇社論，發現內容近8成是對政策的批評，以民族與政治占大多數，此外也指出原住民報紙面臨的問題是：人才不足、經費困難與國家缺乏原住民的新聞政策與新聞法。

林明德接著於921地震後、2000年10月14日創辦雙週刊電子報《原聲報》，報導與發行的重點放在發生921地震的原住民部落災區，解決外部信息進不去、裡面的狀況傳不出來的狀況。在出刊三年後停刊，2003年4月8日復刊，同年11月5日再度停刊。

部落工作隊：《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月刊成立於2000年5月20日，是從事原運的「部落工作隊」之機關報，部落工作隊是921大地震後，由13人臨時組成的原住民族災區服務隊，再發展建制為21人專兼職的完整

1995

年



《南島時報》

1999

年



《原青之聲》

2008

年



《奇美部落報》

2009

年



《原住民族》季刊

原運隊伍。《原住民族》封面標舉臺灣原住民運動的綱領，如對外抵抗美日帝國主義勢力、對內清除漢民族種族主義殖民構造、實踐原住民族區域自治、建立原住民族自治聯合政府等。月刊的內容有「原住民族論壇」、描述部落難題的「部落烽火」、報導全世界少數民族抵抗運動的「全球抵抗」、記錄原住民苦難痕跡的「當代記憶」，以及不固定的專題報導，說明了部落工作隊左派立場、以及突顯原住民族主體性的用意，前後約發行了13期。

山海的文學，文學的山海： 《山海文化》

「山海文化雜誌社」是以文學書寫為主的刊物，祕書長兼總編輯孫大川於序言〈山海世界〉表示，希望《山海文化》的「山海觀點」，能重構並傳承族群文化。刊物主題有：山海專題、山海評論、山海文學、山海藝術、山海醫療等，出

刊7年共刊載過39位原住民作者作品，亦多次主辦原住民族文學獎，為原住民新生代作家的發掘與文學成果累積了亮眼的成績。自1993年創刊號之後，由於經費自籌的關係而斷續出刊，至2000年10月共出版26期23本。期間發行量一期2500份，但訂戶始終在1000戶上下。

從部落出發：部落／社區報

以往書寫歷史是知識階層的專利，沉默的民眾不是被描述、被詮釋的客體，就是遭到忽略或遺忘。部落（社區）報，與閱讀者有強烈的生活共同體的關係，早於前文建會（今改為文化部）副主委陳其南於1994年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前，一份專為蘭嶼人創辦、屬於蘭嶼人的地方報刊，在1985年2月3日早已創立。這份沒有廣告收入的《蘭嶼雙週刊》，很可能是臺灣現存持續發行最

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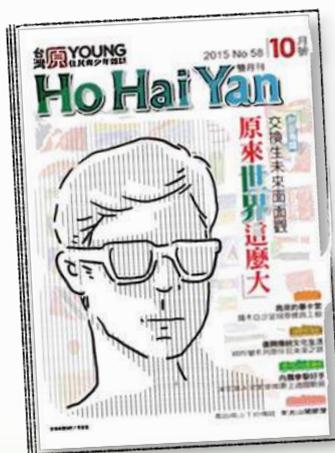
《Vecik呼吸在達瓦蘭》



《鄒報》

2015

年



《Ho Hai Yan台灣原YOUNG
青少年雜誌》

2018

年



《蘭嶼雙月刊》
《蘭嶼雙週刊》改版後發行



久的原住民社區報。《蘭嶼雙週刊》免費贈閱蘭嶼和旅臺的族人，不僅縮短旅臺蘭嶼人與家鄉的距離，更慰藉在外子弟對故鄉親人思念之情。除了1989年曾短暫停刊6個月後復刊，至今仍持續發行。

創辦人林茂安曾表示，創辦《蘭嶼雙週刊》是期待它能成為蘭嶼鄉親彼此分享對家鄉的文化、建設、教育、環境等想法的園地。30年過去，《蘭嶼雙週刊》匯聚蘭嶼人的創作、心聲、傳說及習俗，是鄉民表達心聲、吸收資訊、發揚達悟族文化及建立自我肯定的園地，占有相當重要地位。《蘭嶼雙週刊》除了地方新聞，更常態推出專題報導與人物專訪，並整合線上媒體蘭恩傳媒網，成為多媒體影音交流平台。

透過刊物的發行以凝聚族群共識的，還有1986年旅居臺北的鄒族知識分子，組成「旅北曹族聯誼會」發行的《北曹》季刊；1987年改為《鄒》季刊，到1988年共發行6期通訊性質刊物，之後在1996至1999年發行《鄒訊》雙月刊，內容記錄鄒族議會籌備、文化研討會、研習營等活動訊息。

1993年，在「濁水溪聯誼會」第二任會長杜石鑾的建議下，布農族人發行《山棕月語》刊物，起因於會內成員有感於布農族人搖擺於時下社會，而遺失了文化的根，成員們皆認為將族人自我意識的喚醒，轉換成文字再印製成書發行，是個有效率的宣傳方法。

其文章常有尋根活動的記錄、族語歌謠的教學、各項禁忌、歲時節日、神話故事等等。刊物總共出刊5本，末期因為缺乏經費、編輯群人事變動、邀稿及編輯上的困難而停刊。2001年復刊《山棕月語》改為《卡那卡那富社區報》，以一個月一刊、全開四版的報紙形式發刊。

秉持同樣的文化重建，展現自我主體的部落報，還有《布農的聲音》、《達雅的叫喚：四季部落報》、《達魯瑪克部落報》、《奇美部落報》、《呂家望社區報》、《土坂部落報》等地區型刊物。這些部落報多是年輕人親自採訪、



編輯、製作，以文字記錄自己部落土地及生命的故事。但可預期的是，多數的部落／社區報皆面臨經費不足、招募記者不易、組織鬆散、稿件不足、讀者太少、議題及對象過於廣泛、新媒體挑戰等諸多因素，而很少能長久維持。

我的刊物我發聲

起自原住民運動思想萌芽之時，原住民自辦刊物，參與原運的抗爭行列，並扮演了以原住民為主體來傳遞資訊的角色。刊物的發行，不僅凝聚族群意識與抗爭的能量，更將過往受壓迫的景象具體呈現與表達，拿回屬於自己的歷史解釋權與話語權，開闢主流社會的論述空間，為族群保留了一席之地。

然而，在資源匱乏、紙本閱讀習慣式微的現況下，不論是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學生組織，同樣都面臨了刊物發行的困境與危機。但不可抹滅的是，本刊物都是拼湊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的寶貴拼圖，字字呈現出原住民思想的完整面貌。至今，《原視界》承載著傳遞原住民文化與觀點的使命，將持續記錄與書寫，讓全世界看見臺灣原住民。❖



參 考 資 料

- ◎黃季平，〈閱讀原住民的刊物〉，臺北，《原教界》，第35期，頁12-17，2010年。
- ◎黃季平，〈部落報，原住民的在地聲音〉，臺北，《原教界》，第35期），頁36-37，2010年。
- ◎黃璽（鐵木·尤哈內），〈《山棕月語》用靈魂點燃布農文化的的不滅薪火〉，臺北，《原教界》，第35期，頁41-43，2010年。
- ◎吳宛憶，〈《原報》與《獵人文化》的抗爭與回歸〉，臺北，《原教界》，第35期，頁20-25，2010年。
- ◎林明德、張佳賓，〈從《南島時報》創刊一年來之社論（1995.7.1-1996.11.2）看台灣原住民問題之報導走向〉，臺北，《台大新聞論壇》，第1卷第5期，頁14-25，1998年。
- ◎《蘭嶼雙週刊》，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國立交通大學。
- ◎姚竹音，〈《南島時報》原住民族文化公民權建構之批判論述分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

看見 原運30年

文／郭柏均 圖／黃子明提供

在原住民運動
三十幾年的旅程中，
族人在街頭上走過風風雨雨，
看遍社會的矛盾與不公，
也受盡鎮壓與苦痛。
一幕幕的回憶與曾經，
都在攝影記者黃子明的鏡頭裡，
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回首從前，
族人的奮勇抵抗，
成就了今日後人所享。
臺灣原運三十年，
我們還未到達終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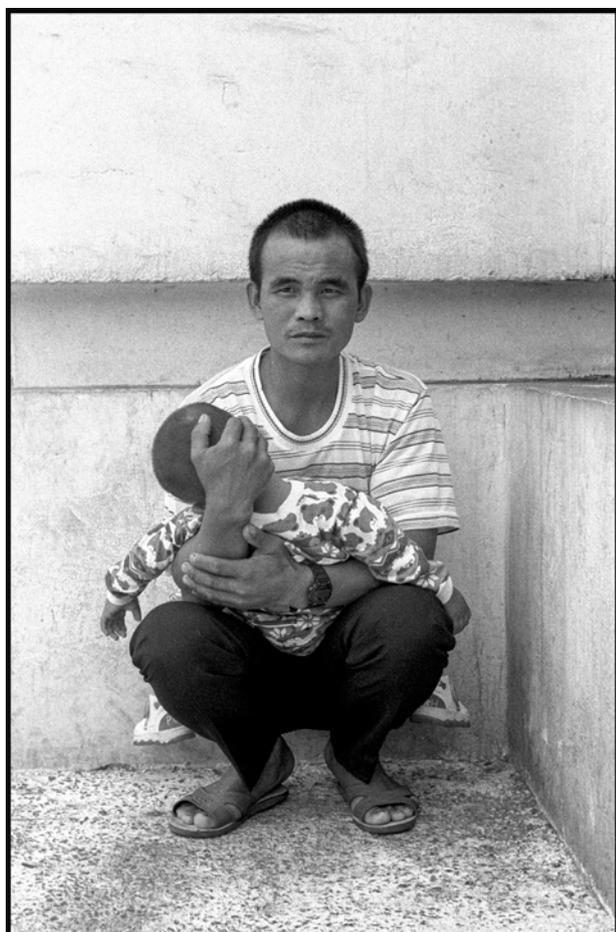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



1987年4月3日／南投縣信義鄉東埔部落祖墳地遭怪手粗暴挖掘，引發原住民團體抗議。

1994年6月1日／蘭嶼達悟族反核廢抗爭。

1999年10月27日／921大地震失去家園的南投原住民災民許得恩與族人北上陳情。





1988年8月25日／原住民為爭取土地權，身著傳統服飾，高喊「為求生存，還我土地」之訴求，於臺北街頭遊行。

1988年／新店溪畔溪園路部落阿美族人蘇忠孝與族人到臺北縣政府請願，要求暫緩拆除違建住家。

HISTORY



1988年1月9日／55個婦女團體與原住民社團發起救援雞婆華西街大遊行，身著阿美族傳統服飾的羔露·瑪萊帶領遊行群眾呼口號，當時幫她拿著大聲公的就是現任行政院原民會主委衷將·拔路兒。

1988年1月9日／55個婦女團體與原住民社團發起救援雞婆華西街大遊行。





1993年／勵馨基金會舉辦救援雛妓遊行，群眾聚集於臺北市林森北路等特種行業密集區。



1995年6月／蘭嶼達悟族人到台電總管理處抗議蘭嶼核廢料問題。

NOBODY IS AN OUTSIDER



2017年5月2日／那布、巴奈、馬躍比吼等人發起原住民傳統領域抗爭，進駐凱達格蘭大道表達訴求，警方強制拆除抗爭裝置。



1999年5月1日／勞動節
原住民失業大軍遊行。



2017年11月23日／花蓮縣富世村太魯閣
族耆老田明正扛十字架，與族人封阻亞
泥廠區入口，施放狼煙宣示傳統領域。



從體制外走入體制內 原住民在傳播媒體上的步步實踐

文／涂心怡 插圖／林家棟

一九八〇年代，
原住民族運動遍地開花，
族人為了不再被主流媒體
以刻板印象扭曲呈現，
提出運用自有的傳播媒體以集結力量。
然而，翻轉社會階序並不容易，
遲至二十五年之後，
這個夢想
才隨著原住民族電視台開台，
達到階段性的目標。



「在臺灣主流媒體中，原住民要當記者不容易，通常不會被青睞。」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簡稱原文會）副執行長章俊博一句簡短的回應，道盡原住民在傳播媒體上的弱勢地位。

在長期以來的報章媒體上，原住民族大多扮演了被報導與被詮釋的角色，難以有屬於自己的發聲管道，也因為論述權利始終掌握在他人手中，使得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的形象，常有偏頗與錯誤的認知。

直到1980年代的原運時期，原住民族遭受不平等的對待逐步揭露，引起族群現身、抗爭，以爭取權益。為了提升運動的能量、回復族群的尊嚴，原住民族提出以傳播媒體來集結族群的向心力，並擺脫主流媒體將原住民議題邊緣化的慣例，原住民族對於傳播議題的關切才逐漸受到正視。

但多數民眾對於原住民的認知，仍圍繞在主流媒體霸權所建立的負面形象上，對於原住民族人的文化背景與生活型態所知不全。因此，要在傳播媒體上，建立屬於原住民族的觀點，並非一蹴可幾。曾在原運

時期擔任記者的原文會第一屆執行長舞賽·古拉斯，對當時原住民記者的處境記憶猶新，當時舞賽·古拉斯報導一則族人走上街頭、為自己爭取權益的事件，當稿子完成後，卻被主管斥責無法刊登。顯見報導原住民議題的書寫角度，完全受到主流社會不客觀地操弄與決定。

多管齊下 突破主流媒體宰制

缺乏發聲的平台，讓原住民即使喊得再大聲，也難以被聽見。因此許多族人自發性辦報與發行刊物，致力於報導原住民的議題，並配合當時原住民運動的論述，建構出原住民初步的集體意識，以呈現原住民在臺灣社會的主體性與地位。



原住民刊物與報紙的出現，凝聚了原住民族的內部共識，也達到一定程度的團結效果。但是在由主流媒體宰制的社會基礎上，小眾媒體可得的資源並不足以撼動社會發展，其曝光量與抗衡的效力，仍相當有限。

而自2000年以來，網路媒體興起，紙本媒體逐漸走下坡，許多原住民刊物、報紙被迫停刊。幸而臺灣社會當時歷經政黨輪替，以及多方人士的運籌帷幄之下，原住民族電視台終於在2004年12月1日正式開台，成為全亞洲第一個「原住民族電視台」。肩負族人的期待與使命，原視在創台時聲明：「讓世人知道臺灣原住民的文化，尊重臺灣原住民存在，更讓下一代子孫能從這個平台看到過去及未來，達到『讓原住民站出去、讓世界走進來』的經營精神。」（媒體改造學社，2014）

儘管原住民族電視台成立，達到原住民族追求傳播權的目標，但當時人力及資源並不充足，人才的短少也讓電視台面臨許多經營困境。電視台的承攬、播映作業從台視、東森再轉至公視，人才缺乏的問題一直是最大的窘境，以公視承攬時期的新聞部為例，雖然原住民族電視台實現了開拓地方中心的第一步，成立東部新聞中心，然而中部與南部卻僅有一位單機駐地記者，使得內部人員時常自我解嘲：「那兩位記者要負責的區域包山包海，勢力範圍比台糖還要大。」

原住民族電視台作為一個族群頻道，是亞洲第一個原住民族媒體，身負著語言與文化傳承的重責大任，然而在人力不充裕的情況之下，大部





分節目仍舊只能委外製作，要達到讓各族群都能聽見原住民聲音的目標，培育人才成為他們最迫切的工作項目之一。

從2005年至今，原住民電視台總計舉辦過5次的人才培育營，從記者、攝影的培訓，一直到導播、音控的人才，都是透過紮實的訓練慢慢補足。過程雖然艱辛，但成果卻相當豐碩。目前原住民電視台員工超過200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力都有原住民血統。

電視台回歸管理 逐步發揮媒體的力量

隨著原住民族電視台於2014年回歸原文會管理，其所能伸展的空間也越來越寬廣。新聞部除了原有的東部新聞中心，現在也極力建置中部新聞中心、南部新聞中心以及族語中心。全臺灣有將近700多個原住民部落，地方新聞中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2009年莫拉克風災為例，當年各家電視台的人力大多著重在北部與南部，但因颱風移動路徑與預測不符，許多電視台來不及調配人力，

全臺僅剩駐點於臺東的原住民族電視台有取得資料畫面。

「所有電視台都只能跟我們要畫面，甚至連美國CNN都來向我們購買。」章俊博說：「當時讓我看見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契機，正因為我們不放棄任何一個地方，才得以被世界看見。」

然而，章俊博坦言，以原住民的身分報導部落、族群的新聞事件，除了可以避免主流社會認知造成的偏頗陳述，對於擁有原住民身分的新聞工作者，其實也是另一種心理層面的考驗。

在莫拉克風災發生的時候，電視台的工作者們不眠不休地記錄颱風動態，以及部落的重建過程。而當時嘉蘭部落因太麻里溪溪水暴漲，鄰近的一幢房子隨著湍急的水流左右搖擺，遭到沖垮。身為記者的章俊博在溪的另一頭，還能聽見住戶的哭泣聲。「攝影師馬上拿起錄影機拍下這一幕，那時候下著雨，他的臉上除了雨水，還夾雜著淚水。」原來那戶被溪水沖走的房子，是攝影師親戚的家，章俊博說：「我們在採訪時是報導者，同時也是參與者，因為被拍攝的人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部落族人。」

多元管道發聲 傳播部落心聲

為了讓傳播媒體的力量，更深入全臺灣的部落，除了不斷拓展電視台的觸角，原住民族廣播電台Alian96.3也在2017年建置完成，有更多元的公共媒體為族群提供傳播的服務。

除了都市地區的大型天線塔台，考量到山區部落的收訊狀況，原文會陸續在各鄉鎮完成44個補隙站，預計在全國達到94%的覆蓋率，讓全臺灣的部落族人都能聽見自己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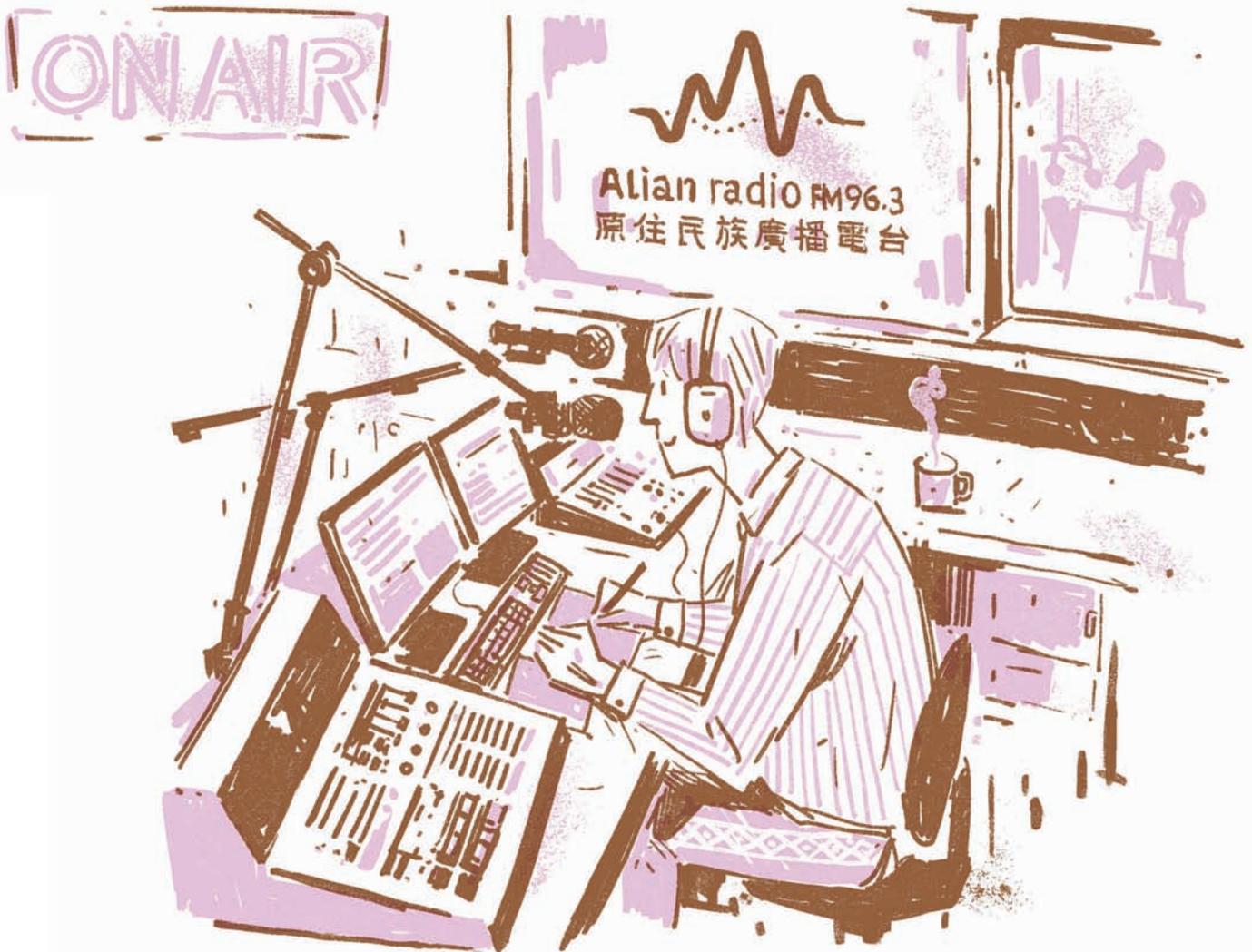
屬於原住民族的媒體建立，原住民從被媒體報導的對象，轉變成為媒體的主導者，這對於實踐原住民族傳播的主體性，有相當

大的邁進。原住民族得以建構自我族群的論述、表達族群的觀點，更能夠傳遞族群的文化，並建立族群的認同，以促進族群的發展與傳承。

歷經30多年來的變化，原住民族在傳播媒體的發展走過挫折、興起與瓶頸，直至原住民族電視台開播、原住民族廣播電台Alian96.3建置完成，原住民族話語權的推展，總算達到了階段性的目標。如今，原住民文化的延伸與永續，成為另一項課題，作為原住民傳播媒體的工作者，該如何提出更貼近部落的聲音、強化族群與部落的連結，將是媒體工作者任重而道遠的目標。❖

參 考 資 料

- ◎伊萬納威、ruma yupas謝亞竹，〈大眾傳播媒體中的原住民〉，臺北，《原教界》，第26期，2009年。
- ◎媒體改造學社，「部落營造與傳播媒體：從部落看原住民族電視台危機」座談會，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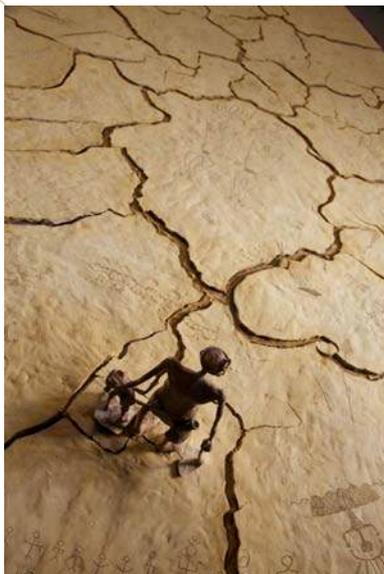


原住民族群 生存處境的美學策略

文／楊雅苓 圖／Pulima藝術節提供

從日本殖民的壓抑時代
走到臺灣解嚴，
臺灣原住民社會
受到劇烈衝擊與改變。
面臨文化流失及傳承的斷層，
不同世代的藝術家，
因擁有不同的
生命經驗與成長背景，
開展出現今多元的
原住民藝術樣貌。

卑南族木雕藝術家伊命的《拿走》
系列作品，曾榮獲第一屆Pulima藝
術展首獎。



2014年／撒古流《無從落地》，
油土素胚、影像裝置。



2012年／宜德斯《我是誰》，
油畫。

1990年，拉黑子·達立夫因作品形式不含可辨識的原住民形象及符號，而遭東管處退件。日治時期，排灣族的雕刻廣受注目與喜愛，日本人因而計畫性的培育，間接導入當時盛行的「現代性思維」；至今，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的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巴瓦瓦隆曾說：「以前我們雕刻的木偶，原是要給小孩子玩的，現在卻是要先想好能賣到多少錢？」

當作品漸漸與文化祭儀失去連結，創作目的與生活型態背離，使得原住民藝術家不禁反思，何謂「創作」？何謂「藝術」？

原住民經驗與原住民性的展現—— 我是誰

在原住民族語言中，並沒有「藝術」二字，但當社會普遍以「藝術」稱之時，便預設了當代原住民藝術的表現是一種社會實踐，有著文化傳承的作用及自我認同的使命，因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原住民族被長久殖民的焦慮，不停探問著「我是誰」。

人類學家Benjamin Richard Smith以「在地者」與「離散者」（城居者），重新詮釋原住民身分認同上的差異，也代表著「銜接變遷脈

絡文化連續性中的兩道軌跡」，中間存在著多種樣貌的原住民經驗，並顯現在原住民藝術的表現上，以「我是原住民」的姿態，在作品中彰顯身分的正當性。

在這樣的脈絡下，原住民藝術脫離生活功能性與美的價值判斷，藝術即成為社會實踐的擴延，也成為文化復振的重要策略與工具。

正名運動之後—— 文化復振的興起

1984年，原權會發起「原住民正名運動」，最終在1994年憲法增修條文將「山胞」修正為「原住民」。自此，原住民各族群無不找尋足以論證自身族群存在的文化象徵，舉凡祭儀、工藝、居所、生活，以彰顯族群的特殊性，如噶瑪蘭族的香蕉絲工藝、阿美族的海祭、布農族的石板屋等等。

1991年「原舞者」成立，以田野調查與學習訓練為創作的根基，透過樂舞的表現，傳承並推廣原住民族傳統歌舞文化，再現各族群的樂、舞、祭、儀、傳說、生活，潛移默化地影響各族群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支持耆老們繼續編織、釀酒，使得部落藝術家逐漸於創作中回溯，成功攪動原住民的在地藝文氣氛。

2002年，臺東縣金樽海邊聚集許多原住民藝術



家，形成「意識部落」，強調回到自身的脈絡與創作上的自主性，一人即是一個部落的概念，群聚交流創作，是原住民藝術家對創作的反思，首次展現「為藝術而藝術」的姿態。若以原住民正名運動作為民族自我意識抬頭的開始，自1980年代至今，藝術的媒介也漸漸從消費性商品，轉化為展現原住民主體的策略。

獎助資源

帶動原住民藝術創作之浪潮

2007年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成立，以「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經營原住民族文化傳播媒體事業」為宗旨，總理臺灣原住民族的藝文補助事項。

2008年，原住民族委員會推行「原住民藝術家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三年計畫」，提供藝術家在地創作補助之外，亦有藝術家的學員津貼補助，期間舉辦各種研習、展覽、發表及相關公開活動，成為當代原住民藝術

的培養皿，讓參與的藝術家能暫時脫離生活羈絆，專心於藝術創作上的深掘。

2012年原文會以原住民為主體，設立「Pulima藝術節」，並創辦全國第一個原住民藝術獎項「Pulima藝術獎」，匯聚許多原住民創作人才與能量，也讓社會大眾有另一平台，得以認識多元的原住民文化。撒古流曾說：「Pulima最大的精神，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雙手，跟你的發現去創作一件東西」，說明藝術創作的根基，奠基於藝術家的生活經驗。

Pulima藝術節至今已經舉辦四屆，不僅將原住民豐富的文化深耕臺灣，同時致力於與國際原住民藝術的交流。從參與Pulima藝術獎的作品中，根據不同的成長背景，可以梳理出原住民當代藝術中的世代變化，老、中、青三個世代，分別孕育出獨特的藝術創作。

1950的中生代藝術群，以視覺藝術為主，強調手作能力；1970後的藝術家，有著城市與鄉村、學院與非學院之間的背景差異，呈現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而1980至1990的新生代藝術家，成長於全球化的環境中，為展現創作的獨特性，不斷回溯母體文化，思辨於文化的連結與斷裂等議題。

Pulima藝術獎的舉辦，翻攪出許多具有原



2012年／中生代作品，伊命《拿走》，木雕裝置藝術。



2014年／新生代作品，東冬·侯溫《交錯在破敗與完美之間》，錄像。



2012年／港口部落藝術家馬浪·烏瓦日《人間系列·慶典·出場》，裝置藝術。

住民身分藝術家的現身，呈現出原住民藝術類型的跨域多元性，展示多數原住民族當代藝術的雛形。

為了因應區域發展觀光，許多藝術節慶相繼興起，像是2014年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推動的「島嶼音樂季」；2015年，屏東縣政府在禮納里部落辦理「斜坡上的藝術祭」，以及東管處舉辦的「東海岸大地藝術節」；2017年，林務局在港口部落主辦「米粳流濕地藝術季」等等，多數已成為常態性的官方觀光藝術活動，而以原住民藝術為主體的活動理念，也成為原住民藝術家競相爭取的舞台。

近十年的獎勵補助，舉凡自音樂、舞蹈、戲劇、美術、影像等，更加鼓勵並資助許多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是當代原住民藝術於運動之後，開枝散葉且蓬勃發展的表現。

藝術作為因應社會現實的方法

原住民藝術富有延續文化傳承乃至創造傳統的能力，藝術家以創作作為溝通，對內既可傳承文化，對外則能表現族群印象，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藝術如何用以處理社會現實。

例如，2011年，臺東縣刺桐部落傳統領域杉原灣興建

美麗灣大飯店之議題，藝術家以「違·離（圍籬）集體藝術行動」的概念，發展出「百人肉身圍籬」、「千人吼海洋」以及「不要告別東海岸」音樂晚會，以此構成音樂、舞蹈、視覺、戲劇的公民抗爭。2016年，花蓮縣港口部落族人於石梯坪地區，以藝術之名與公部門合作建造具有正當性之建物，來防弊社會法規的限制，也將此突破視為對土地支配權力的伸張。2017年，多名原住民藝術家齊聚凱道，訴求「土地正義」，集結許多裝置作品及音樂會等藝術行動。

重新檢視藝術之於原住民族社會環境的關係，更加顯現其藝術效力，模糊了藝術與社會之間的界線，混淆藝術中的擬真與生活中的真實。當文化傳承的作用化為社會實踐的表現，藝術將返回社會運動，成為面對現實的媒介。❖

參 考 資 料

- ◎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林徐達、梁永安譯，《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苗栗：桂冠出版公司，2016年。
- ◎霍布斯邦著，陳思文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2年。
- ◎許功明，《原住民藝術與博物館展示》，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4年。
- ◎盧梅芬，〈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之觀察〉，《藝術認證》，第16卷，2007年。
- ◎盧梅芬，《天還未亮：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發展》，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7年。

唱出島國原聲

文／達卡鬧 插圖／林家棟

1980 ▶ 1990

傳統的餘暉中 用力地給他唱

這個年代還停留在戒嚴時期「山地同胞」的刻板印象，山地運動風起雲湧，加上民歌強調「自己的歌，自己來唱」的自主風格，原住民音樂是多元並茂的發展。有的具有山地同胞身分的歌手，紛紛進入主流市場尋求明星夢，一些山地知識分子也寫下了抗議和鄉愁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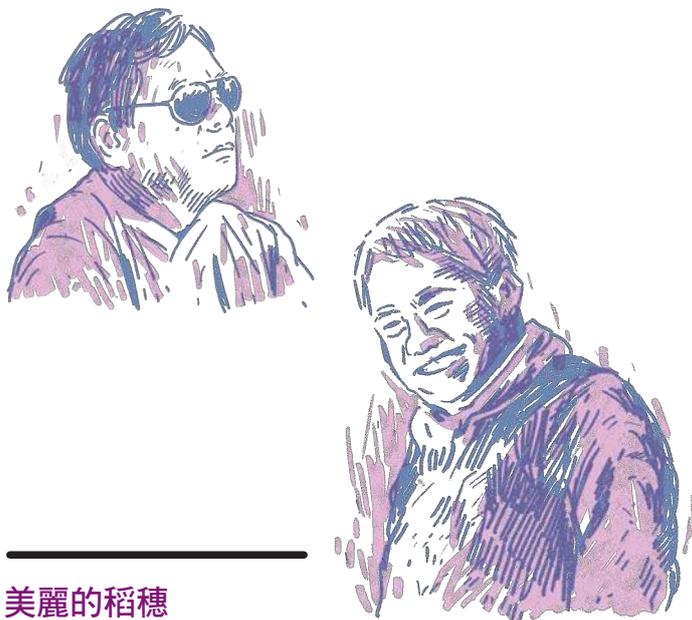
白米酒，我愛你

如果山地歌沒有唱白米酒的話，就好像買了米酒，卻沒有把它喝下去一樣。一瓶白米酒，經濟又實惠，不知陪伴了多少山地同胞的恩怨情仇、喜怒哀樂，在都市裡工作的地方，少不了米酒美麗的身影，或者是酒瓶倒下來空空又寂寞的樣子。白米酒，我愛你，沒有人能夠比你強。我為你癡迷，我為你瘋狂，真教人如此著迷。這首歌很能夠代表山地中下階層的勞工，他們共同的心聲，在還沒有山地歌手或是山地人參加五燈獎的時候，那些歌手都在都市的工地或是山上的林班工作著。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

這個年代，山地抗議運動非常非常的多，就像山豬身上的毛一樣，從湯英伸事件、海山煤礦，一直到反雛妓，族繁不及備載。大家有事沒事就相約在街頭，像山地人的運動大會一樣。《為什麼》，是由山地詩人莫那能所寫的新詩，他以自身的都市經驗以及故鄉情懷，用他的文字來回答當時葬身在海山煤礦的阿美族同胞。後來，經由山地運動領導人胡德夫譜下曲調，社會產生許多共鳴，包括黨外的政治菁英分子。



美麗的稻穗

這首歌可以說是相當表達鄉愁的一首歌，雖然是卑南族語，卻讓當時許多人通過語言的障礙，為歌曲的意涵而動容，為那一片金黃的稻田扼腕嘆息。歌詞雖然沒有提到戰爭砲火的無情烽連，也未提起因戰爭而逼使家庭支離破碎，但是金黃飽滿的稻穗，等不到人們彎腰收割，道盡鄉愁滿城。陸森寶簡單緩和的旋律，加上胡德夫低沉又悲愴的歌聲，在每個人心中留下對故鄉深深的思念。

教會的詩歌

1980年代，有非常大量的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參與山地原住民街頭運動，許多領導者幾乎都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牧者和信徒，所以在山地街頭運動的場合，就會看到牧者穿著制服和信徒手持聖經的標語，大聲吶喊為政者的錯誤，振臂高聲唱著由教會詩歌改編歌詞的詩歌：原住民全勝利，原住民全勝利……不管在街頭抗議，或在面對鎮壓警察，這首歌總是響徹臺北的天空。



1990 ▶ 2000

回歸部落 音樂充滿地瓜香

山地同胞改變成原住民的新身分認同，當時政策逐漸穩定，「本土化」的核心思想得以推動，對於原住民音樂發展的影響十分深遠。此時期仍是以傳統音樂的傳承為主，但同時也開始關注原住民現代音樂的創作，堪稱是原住民現代音樂發展的啟蒙時期。

五國專輯

這張專輯由三位音樂人：蕭福德、張四十三和小刀三位優秀的製作人所製作。核心理念主要是召集關心臺灣各族群、社會與政治的地下樂團，透過樂團的音樂創作作品，表達與主張他們的看法與詮釋。這張專輯獲得當時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的十大專輯之一，由於這張專輯，一些地下樂團逐漸受到的重視與青睞，開啟臺灣樂團成為主流音樂的一塊，也宣示原住民樂團時代的來臨。



原音社

原音社對原住民音樂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獨特的。1993年底，原音社成立的主旨在於透過音樂的方式與媒介，表達對原住民議題的看法。成員分別是許進德（Kinapele）、伊布恩（陳俊明）和李國雄（達卡鬧），三位當時是花蓮玉山神學院的學生，且持續關心和參與山地運動與之後的原住民運動。特別是1993年的屏東反瑪家水庫事件，Kinapele是好茶村人，因為瑪家水庫的興建，舊好茶與新好茶面臨迫遷，而魯凱文化勢必中斷與被破壞，他在身心交迫的情況下，創作出具原住民運動精神的音樂創作作品《永遠的原住民》：山永遠是山，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這首歌可以說是1990年代，最具有原住民心聲的作品，也讓年輕後輩了解到原住民音樂創作的內心態度，更是原住民音樂發展中的運動薪火，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2000 ▶ 2010

原浪潮席捲而來

是原住民音樂發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年代。臺灣政權第一次輪替，社會普遍充滿著新盼望與新未來。不可避免的，原住民音樂發展是一波又一波地掀起一股氣勢高漲的原浪潮。另外，1999年發生的921大地震，帶來了全臺灣的舉國哀戚，但是在原住民音樂方面，社運路線持續發聲，對原鄉部落的重建之路發出不平之鳴。這個年代的原住民音樂，是令臺灣原住民驚喜且振奮的時刻，它厚植與強化了原住民音樂的地位，充滿對未來的展望，同時也是原住民音樂成為「顯學」的奠定基礎。這個年代，令人難以忘懷。

AM到天亮

《AM到天亮》是原住民音樂非常重要的一張專輯。在當時，樂團已經從所謂的地下樂團的小眾領域，轉變成主流市場的一塊。角頭音樂是當時重要的推手，陸續出版許多傑出音樂作品，標示出獨立音樂的時代精神與內涵。《AM到天亮》是原音社發表，並且由角頭音樂製作發行，賦予000號劃時代意義。專輯裡除了幾首是族群的古調，其他是原音社成員所創作。作品類型多元有趣，涵蓋母語、國語以及台語，鼓勵許多原住民年輕後輩在母語音樂創作上的大膽嘗試，特別是原住民虛詞被大量運用在母語或國語歌上。《AM到天亮》具有強烈的原住民意識，樹立了原住民音樂發展的典範。



南王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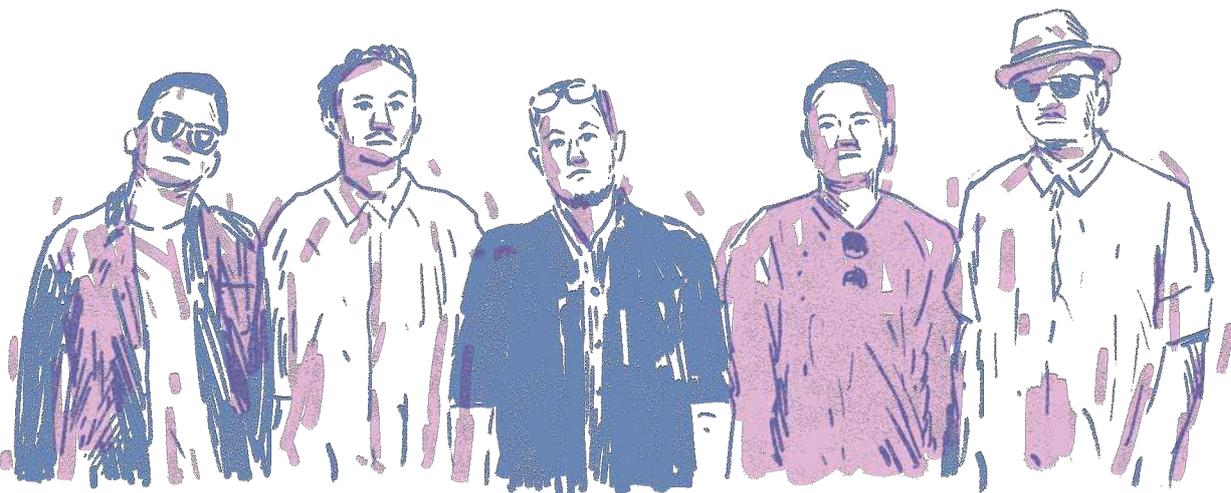
在原住民部落裡，南王部落是一個音樂新勢力的基地。原音社誕生一位女歌手紀曉君，角頭音樂誕生男歌手陳建年，也出現最佳組合吳昊恩與家家，以及南王三姐妹。特別的是，在2000年的金曲獎，陳建年獲得最佳男歌手獎，紀曉君獲得最佳新人獎，後來的吳昊恩與家家獲得最佳演唱組合，南王姐妹花也獲得原住民類最佳歌手與專輯。位於臺東的南王部落，對於音樂生根於部落的概念與想法，是可以實踐的。



部落工作隊

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部落工作隊開始湧現於大大小小的音樂表演場合中。雲力思的天籟足音，林廣財的滄桑低吟，陳明仁的泛趣喜悅。





圖騰樂團

圖騰樂團是原住民樂團中，最受年輕世代期待與注目的樂團。他們的音樂作品大量使用原住民意識的當地語言，獲得許多年輕世代的共鳴，而這在他們的現場表演中，可以明顯感受到。雖然樂團目前在創作量上停滯，但是不失為年輕世代的領頭羊，其於原住民音樂之發展不容忽視。



王宏恩

王宏恩的音樂路線十分多元，且創作獨特，在原住民的視角中走自然的路線。尤其他的第一張專輯獲得金曲獎的肯定，歌聲清新自然，而且誠懇細緻。

2010 ▶ 迄今 個人表現亮眼的世代

舒米恩

是大家公認的多元創作者，從金曲獎、金鐘獎到金馬獎，常常見到他得獎的身影。他立足台灣，放眼世界，創作許多世界性的專輯作品，值得期待。



桑布伊

他的歌聲具有非常古老的靈魂呼喚與魅力。他的音樂成就還在持續，就像他在每一年部落祭典裡所唱的每一首歌，所踏下的每一個舞步，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汗水與眼淚交織而成的生命樂章。❖



從泛原運、部落主義到民族議會： 回首走過的路

文／台邦·撒沙勒（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院長）

一、泛原住民族運動的啟蒙與興起

近代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發軔於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菁英的自覺，泰雅族的樂信·瓦旦、鄒族的高一生與湯守仁等，試圖組織原住民自衛隊，爭取「高山族自治」而遭當局迫害。在白色恐怖陰影之下，原住民自覺運動沉寂一段時間。直到1983年，臺大學生刊物《高山青》的出刊，原運又重新獲得能量，再次走上原住民族權利的倡議運動。《高山青》創刊，迄今已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回首過往，曾經忝為《高山青》的一員，現在該是回顧與前瞻的時刻。

原住民社會運動的崛起，並非獨立於臺灣整體的政經結構之外，故探討原住民族運動，仍需放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來理解。謝世忠認為，原住民運動的形成有外在與內在兩個因素：外在因素包括（1）傳統的——因襲的綜攝稱呼「番」、「蕃」、「高砂族」或「高山族」；（2）政策的——山地行政的意識形態。內在因素則包括（1）歷史的——共同的歷史經驗；（2）文化的——類同的文化背景；（3）情境的——族群的危機；（4）社會知識分子的新思潮（1987：66-76）。不過

這些外在、內在因素，並非靜態的主導原住民社會，而是在動態過程中彼此互動、影響，因此難以界定何者是外在因素，何者是內在因素。基本上，洪輝祥認為，原住民社會運動的啟蒙，必須從長期以來原住民的社會問題所形成的結構限制（structure limits）來著手。他認為社會問題往往是引發社會運動的結構因素，又塑造了社會運動的軌跡（洪輝祥，2001）。

洪輝祥將原運發展歷程分成6個階段：包括（1）破除吳鳳神話；（2）反核廢；（3）還我土地；（4）正名與憲法條款運動；（5）反瑪家水庫；（6）反亞泥等。其中，洪輝祥認為，「反瑪家水庫」是原運重要的典範，是由「都市原運」轉向「部落原運」成功的轉折。之後，汪明輝（2003）再將原運發展歷程分成五個階段：（1）發端與集結：原住民學生與黨外作家之相遇；（2）組織與運動理論建構：自覺與啟蒙；（3）發動抗爭：戰略與路線與體制回應；（4）體制化；（5）分裂與瓦解；（6）擴散與持續。汪明輝大抵是將原運的發展，從原住民學生的自我啟蒙開始，然後轉進為團體組織，並與當代社運匯流結盟，之後因為路線的不同，最後分流為「都市原運」跟「部落主義」。

1983年《高山青》創刊時的主編，是泰雅族的伊凡·諾幹，第2期是阿美族的夷將·拔路兒，第3期是太魯閣族的鍾誠良。我個人是在《高山青》的中期加入編務工作，擔任《高山青》4至6期的主編。在臺大的學生群中，《高山青》一棒接一棒，每期有不同的主題，關切不同的原住民族社會議題。後來1984年「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並以組織的形式在校外推展原運工作，甚至也發行自己的刊



魯凱族人，
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
研究專長為災難人類學、環境人類學、傳統領域與土地、原住民族文化。
現任義守大學原住民族學院院長。

物，我們這幾位主編，逐漸將重心移至「原權會」，除了協助「原權會」機關刊物《原住民》的編務，也擔任「原權會」的主要幹部，包括會長（夷將）及執行委員（伊凡·諾幹、鍾誠良、台邦·撒沙勒）等職務。我認為這是原運從校園的言論倡議階段，進入社會並以組織形式爭取原權重要的轉折過程。

「原權會」從第一屆的會長，卑南族的胡德夫（任期1984-1987），到第二屆阿美族的夷將·拔路兒（任期1987-1991），第三屆魯凱族的拉娃告·賴克拉克（任期1991-1993），第四屆的邵族巴努·加巴暮暮（任期1993-1994），到第五屆的泰雅族尤幹·納甫（1994-），歷時將近十年。期間陸續推出了「原住民漁民向行政院請願」、「正名運動」、「打破吳鳳神話」、「抗議東埔布農族祖墳被挖事件」、「紀念霧社抗暴事件」及「還我土地運動」等等，當時可說風起雲湧，對臺灣社會也帶來深遠的影響。尤其三次還我土地運動涵蓋了「長老教會總會服務發展委員會」、「台灣原住民族發展協會」、「岱原同胄發展研究社」、「長老教會總會山宣人權與社會關懷小組」、「岱原人還我土地促進會」及「台灣原住民族新竹區還我土地促進會」等團體的結盟，不僅擴大原運的基礎，也使得原運議題因此更為深化與多元。只是1993年「第三次還我土地」運動之後，原權會也步入了許多社運的後塵，在理論、策略與手段上出現了分歧，因而逐漸走上衰微與分流之途。

二、從都市到部落：原運路線的轉折

1992年後，民進黨開始徵召原運領袖參選公職，導致原運從社運走向選舉，開始進入政治體系的運作。只是原運人士參

與重要公職選舉的結果，幾乎都以失敗告終。原運人士明知人力、財力有限，仍然執意走上選舉之路，可能跟當時民進黨議會路線蔚為主流有關。曾經參與1986年省議員選舉的胡德夫曾表示「選舉是最直接的社會運動」，他認為透過政見訴求，傳達原權會的宗旨與目標，是推展原運最直接、快速的做法。其他原運人士也認為，參選至少有理念傳揚、對重大國家決策發揮影響力、學習成為原住民政壇領導者、使原運訴求能經過國會來落實等多重意義（海樹兒·友刺拉菲，2007: 264-266）。

然而當時黨國威權仍牢牢控制原住民社會，這樣的運動路線遇到了瓶頸。儘管原運菁英強調，參選對原住民族權益爭取的重要性，但1985年原運菁英首次參選公職以來，從立法委員、省議員到地方層級的選舉，包括縣市議員、鄉長、鄉民代表等等，原權會或原運的核心幹部大部分都鍛羽而歸。雖有少數原運人士當選，而這些當選的人，是因為本就在地方經營選舉，或有家族力量為後盾，並非靠原運訴求獲得族人的認同而當選。

1994年，夷將·拔路兒就曾公開反省原運的五項發展困境，包括「草根組織未落實」、「運動團體間缺乏凝聚力」、「政治菁英角色錯置」、「政治資源匱乏」，以及「過早投入國家體制內的公職選

舉」等等。選舉不僅消耗運動資源，還帶來挫敗感，更讓一般族人對原運觀感不佳（夷將·拔路兒，1994: 34-36）。我個人是在1989年回到南部，並與林明德（卡里多艾·卡比）、巫瑪斯（雷賜）、瓦歷斯·諾幹等人，在屏東創辦《原報》，提出「部落主義」的訴求，主張「原鄉戰鬥、部落出擊」，透過報紙的發行以宣揚原運理念。後來瓦歷斯·諾幹也自創《獵人文化》，將部落原運的討論範疇涵蓋語言、祭典、狩獵、傳統知識等等，不再僅限於政治權利的訴求。許多人將部落主義定位成原運的「分裂」，但我覺得「分流」一詞較為適合。畢竟當時原權會毫無資產，所有活動皆仰賴募款，也無公職和其他政治職務可以分贓，何來「資源」和「位子」可以爭奪，或因資源競爭而走上分裂？充其量只能說是理念上的差異，以及運動路線與戰略的選擇。我選擇離開都市，除了實踐《高山青》當年鼓吹「回到出發以前的地方」的理念，也看到原權會發展上所面臨的瓶頸，特別是當年陸續參選公職的原運菁英，紛紛鍛羽而歸，所顯示的基層實力不足，以及原運理念停留在都會地區，無法深入部落原鄉的困境。

三、從部落主義到民族議會：族群運動的新旅程？

1990年之後，部落主義帶起原運新路，雖然不像泛原運匯集的規模，在都會獲得媒體的大幅報導。然而在原鄉部落、在城市鄉鎮郊區、在山林縱谷之間，部落原運所點燃的星火，卻是原運理念深入族人生活最直接的方式，不僅讓族人可以近距離接觸原運人士，更有機會認同接受原運的主張。自1990年之後，部落原運在各地如星火燎原般出現，包括1994年「反瑪家水庫運動」、「花蓮太魯閣反壓迫、爭生存、還我土地」運動、「反馬告（棲蘭山）國家公園」、1995年「太魯閣族反亞泥、台泥運動」、「秀林鄉太魯閣族人重返舊部落tarowan」、「邵族重返祖居地—Puzi之運動」、「達悟族反核廢，救蘭嶼」運動等等。除了政治抗爭，部落主義也帶起了另一種文化復振運動，例如1995年「布農族返回中央山脈之尋根活動」、1996-1997年「魯凱族尋訪雲豹的腳蹤—古道踏查活動」等等文化尋根的浪潮。

部落主義蓄積的能量，也逐漸引發部落間的結盟與民族議會的籌組。最早籌組民族議會組織的是蘭嶼的達悟族，1995年達悟族在

原運之路歷經三十年，從都市到部落，從草根到廟堂之上，
各種力量會合分流，各種人物聚合離散，
都是一段原住民族文化自覺、爭取族群正義的歲月過程。

「反核廢，救蘭嶼」的共識下發起成立「達悟民族議會」，開始以民族議會的名義表達對蘭嶼核廢的主張。隨後「泰雅爾族民族議會」也在爭取森林土地主權的過程中，由長老教會為後盾，於1997年成立「泰雅爾族民族議會」籌備會，並於2000年12月10日正式成立「泰雅爾族民族議會」，以追求民族自治為目標。「布農民族議會」則從1997年開始由布農文教基金會、布農文化發展總社，及布農文化經濟發展協會等團體共同推動籌備，雖然迄今尚未正式成立，但有關布農族一些共通性議題，「布農民族議會」也會不時提出布農族的意見與主張。鄒族雖然是最早發起設立議會的族群，但起初是以所謂的「鄒是會議」來推動。自1992年起至1999年，鄒族利用每年清明節時段辦理「鄒是會議」以凝聚族群共識。2001年鄒族更藉mayasvi祭典，在傳統領袖Voyu Peongsi帶領下，發表了「鄒族二十一世紀宣言」，表達對自治強烈的企圖心。世居南投日月潭的邵族，2005年也在日月村伊達邵生活文化復育社區，正式成立民族議會，由長老從七大姓氏中選出二十五位議員，並推舉主席。而卑南族八社十個部落，也在2008年正式成立「卑南族議會」，開始針對卑南族的文化、社會運動以及族群的永續發展凝聚共識和主張。2013年後，賽德克族、魯凱族也相繼成立賽德克族民族議會（2013）、魯凱民族議會（2017），其中魯凱民族議會除了舉行盛大的成立儀式，也立基於過去十幾年來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的基礎，正式公告民族版的傳統領域範圍，誓言推動「準國與國的

關係」，落實民族自治的理想。

除了上述幾個族群，包括排灣族、太魯閣族、阿美族也都正在積極籌備民族議會組織。展望將來，民族議會對內可望成為跨部落的民族組織，溝通整合族群內部的意見，對外可以成為民族的窗口，與其他族群、政府和國家進行協商和對話。

回首原運的過往，《高山青》的壽命其實不長，也未成為常設性的社運組織，所以在原運的歷史上，只能算是思想啟蒙而非實際的運動組織。真正在近代原運歷史上扮演舉足輕重主導角色的，非「原權會」莫屬。如今，原運之路歷經三十年，從都市到部落，從草根到廟堂之上，各種力量會合分流，各種人物聚合離散，都是一段原住民族文化自覺、爭取族群正義的歲月過程。如今都市原運或已消失，部落運動方興未艾，未來，民族議會將會成為主流，帶領族人走上新的原運旅程。❖

參 考 書 目

- ◎夷將·拔路兒，1994。〈臺灣原住民運動發展路線之初步探討〉，《山海文化》4: 22-38。
- ◎汪明輝，〈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回顧與展望〉。頁 95-135，收錄於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臺北：新自然主義，2003年。
- ◎洪輝祥，〈都市原住民社會運動史〉，頁 263-310，收錄於蔡明哲主編，《臺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史篇》，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
- ◎海樹兒·戈刺拉菲，〈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臺北：政大民族系博士論文，2007年。
- ◎謝世忠，《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

全球原住民正名發酵

從哥倫布日到原住民族日 正視多元歷史觀

文／涂心怡 圖／ITA看世界節目提供

1492年，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大陸；三百年後，美國當局發起設立哥倫布日的討論，直至1934年，哥倫布日正式成為美國聯邦假日之一。但隨著民族意識抬頭，美國人對於國家歷史脈絡以及原住民歷史，浮現不同的討論聲浪。1991年，加州柏克萊市首先發聲，成為美國第一個不再慶祝哥倫布日的城市，而此舉也在美國各地陸續發酵。



對美國原住民族而言，早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前，原住民族與這塊土地早已相依共存，卻因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使得外來者入侵，並帶來疾病、死亡、侵略以及殖民，造成文化、土地甚至是生命的流失與滅絕，是美洲原住民歷史上最痛的一道傷痕。

翻轉殖民史觀 正視原住民歷史論述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發展學系教授施正鋒以國際法分析，全球普遍將美洲認為「被

發現」的根本原因，「一般而言，占領有主之地都是透過征服或割讓，無主之地才稱之為發現，而無主之地在被墾殖者開發之後，他們就是這片土地名正言順的祖先，然而美洲之所以被視為無主之地，在於發現者主觀認為，原住民族不夠文明。」施正鋒感慨地說：「美國原住民曾創建印加帝國、阿茲特克帝國，怎麼會不文明？這只是發現者把取得土地主權的行動合理化罷了。」

美洲原住民Gabrielino-Tongva族Red Blood部落領袖Anyhony Morales無奈地說，在小學的歷史教育中，從未敘說這些傷痕累累的故事，「我們一直被灌輸哥倫布是偉人，他是探險家、冒險家，對美洲有極大的貢獻，但是當我長大之後，才發現這些並非事實。」



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執行長陳旻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發展學系教授施正鋒。

美國原住民族致力推動翻轉殖民史觀，從1991年加州柏克萊市率先改立原住民族日開始，美國各地已有約60個城市，陸續將哥倫布日改為原住民族日，以正視原住民族的歷史論述。

社會了解溝通 讓史觀多元共存

談及美國哥倫布日的改變，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執行長陳旻園表示，哥倫布日已經延續數十年，不可能恣意更改，還要取決於社會大眾的想法、反應。除了民族意識逐漸提升，陳旻園認為媒體的影響力是關鍵，「媒體的發達，讓原住民族權益散播到各個地方去，也讓這個議題得以被關注與討論，最終促成州議會進一步討論。」

然而，陳旻園強調，這僅僅是轉型正義的起始。他以吳鳳事件為例，說明在過往的歷史課本中，吳鳳被塑造成原住民的仁師益友，不僅教其播種、插秧，並製造農產工具，原住民都相當歡喜。但這一切卻與真實史實不符，對於許多原住民族人而言，吳鳳利用官職的權力，詐取鄒族人的金錢與土地，「1989年歷史課本刪除吳鳳傳奇，同時也將吳鳳鄉改名為阿里山鄉，但是又能發揮什麼效果？世人對吳鳳的印象，仍然是美好的。」陳旻園坦言，錯誤的歷史被抹去，真正的歷史卻未曾浮現，轉型正義只能達到表面工夫。

「猶如哥倫布日改為原住民族日一樣，雖然這一刻充滿意義，但這只是個開始，之後還有好長一段路需要努力。」陳旻園解釋，族人期待的正義，並非僅是推翻漢人的史觀，而是要讓原住民族史觀也能夠並存，以讓世人進而了解與認識。

歷史多元角度的呈現並非易事，需要社會共同努力。轉型正義的來臨，必須要先面對不正義，才能走向未來，而最重要的核心就在於社會溝通，並避免未來再度發生相同的憾事。❖



美國加州洛杉磯市市民，上街頭歡慶哥倫布日改為原住民族日。

ITA · 看世界

每週日晚間21:00播出。Ita為臺灣原住民族群共通語詞，「我們」的意思。ITA·看世界掌握全球新聞脈動，討論全球原住民部落的語言、文化、土地、醫療、藝術與氣候變遷等議題，以多元的深度報導，帶給觀眾新的觀點與視野。



反侵略戰爭下的主權與國家 重建原住民族史觀的轉型正義

文／徐心怡 圖／部落大小聲節目提供

二〇一八年六月，總統府召開第六次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在政府推動轉型正義的同時，不禁也令人反思，在歷史上，原住民族的主權是如何被一一挑戰，乃至消失呢？



過往文獻對於描述原住民主權的存在，不難尋蹤覓影，從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到大庄事件，原住民族多次與其他國家政權進行反侵略抗戰，也突顯其當時的固有主權。

羅妹號事件 顯見國際肯認原住民主權

原住民族的主權捍衛，可以由羅妹號事件所引發的後續行動來佐證。1867年3月，美國商船羅妹號在行經臺灣海峽時遭遇風浪，漂流至屏東恆春而觸礁沉船，遇難船員於今日墾丁附近上岸，被當地排灣族人視為侵略者，將美籍船長等13人處決。倖免於難的華人水手，逃至打狗（高雄）向清朝官府求救，清政府卻以「生番土地界內事為官權所不及」為由，拒絕介入。

而在廈門領事前往協調，卻遭拒絕上岸後，美國態度轉為強硬，派出兩艘戰艦與近200名士兵強行進入臺灣，這趟名為「福爾摩沙遠征」的戰役，最終以慘敗告結。3個月後，美國與瑯嶠下十八社的斯卡羅元首卓杞篤簽訂南岬之盟，達成日後西洋船難者只要拿紅色旗幟作為信號，原住民族就不會攻擊的親善協議。

對此，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表示，外國船隻於臺灣外海發生船難，船員或倖免者登岸被原住民殺害事件，羅妹號並非首件，但是羅妹號事件卻具有其歷史價值與意義，「當時臺灣是由清朝統領，但卻未將番界納為主權，因此美國與瑯嶠下十八社直接對話，承認部落有統御主權。」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施正鋒附議，「簽條約，代表承認對方是擁有締結條約效力的統治民族。」

擁有主權之認定與國家形式無關

阿美族守護聯盟總召Namoh Nofu表示，臺灣早在主權國家成立之前，原住民就已經存在，「而且擁有人民、土地，並有治理制度。」

Namoh Nofu細數在殖民時代以前，臺灣僅有原住民族曾在國際間簽訂過條約，「荷蘭時期簽過九次合約，羅妹號簽過一次，這足以代表臺灣原住民族確實有主權行使能力。」

原住民族青年陣線代表Muni Druluan也認為，以國家形式來判定是否有主權能力過於狹隘，「以臺灣為例，國際上認定臺灣只是個準國家，因此若把主權放在其是否為一個國家，那是在逃避原住民統治的正當性。」

除了主權議題，歷經牡丹社事件，以及東部的清朝貪官因丈量原住民族土地、調戲婦女引起當地族人不滿進而反抗，集結平地與山地原住民族共同抵抗的大庄事件，卻被清廷稱之為呂家望之亂，也讓施正鋒有感而發，「這些事件全都源自於原住民族捍衛家園的決心，然而卻被視作番害，入侵者反倒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這就是歷史最不合理之處。」

清朝對原住民部落的態度，從放任到派官治理，加上劉銘傳開山撫番之政策，漢人逐漸有效取得對原住民族群部落的掌握，也一步步剝奪族人的主權。漸漸地，這片土地原有的主人再也無法替自己發聲，他們的聲音被埋沒在不同的語言之中；他們的歷史正當性，也消失於漢族的主觀意識之中。

隨著轉型正義的時代來臨，除了政府釋出善意，該如何集結部落族人的力量，重現當年的主體意識，是當代族人最大的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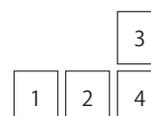


圖1：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施正鋒。

圖2：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

圖3：Pangcah阿美族守護聯盟總召Namoh Nofu。

圖4：原住民族青年陣線代表Muni Druluan。



部落大小聲

每週六晚間20:00播出。討論的議題以原住民族主體出發，包括教育文化、經濟產業、青年發展、婦女議題、衛生醫療與交通建設等。透過多方討論，建立政府機關、專家學者、一般社會以及原住民部落相互對話的機制，落實原文會關懷弱勢、服務大眾、照顧小眾的精神。



早安！Alian

每天早晨與您空中連線

文／王道心 圖／林宜賢

「聽眾朋友們，大家早安。我是陪您早起上班、上課的好朋友，來自阿美族的Sera Icyang。」每週一到週五早上8點鐘，打開Alian96.3收聽《早安！Alian》，主持人Sera Icyang將每天的最新消息，透過無線電波準時傳送到全臺灣各個角落。



Sera Icyang每天播報報紙各大頭版新聞以及氣象資訊。

《早安！Alian》是原住民族廣播電台開台以來，第一個新聞性節目，由年僅30歲的Sera Icyang擔任節目製作人兼主持人。Sera Icyang在大學主修廣播電視電影學系，長期以來涉獵範圍多為音樂及新聞類型的節目，在今年3月Alian96.3決定製播晨間新聞節目後，便加入Alian96.3的大家庭，與各位前輩一同打造《早安！Alian》。

Sera Icyang每天早上6點，準時到辦公室開工，先是閱讀當日熱騰騰的報紙，將各報紛亂的訊息整理成有條不紊的系列報導；八點整，便戴上耳

機，「On Air」燈箱亮起，精神奕奕地與聽眾道聲早安。與一般年輕人不同，Sera Icyang十分享受早睡早起的生活，他笑說：「大家晚上10、11點還在玩樂、滑手機的時候，我已經躺平在床上。」

三大單元 完整涵蓋原住民生活大小事

《早安！Alian》分為三大單元，由天氣新聞「山海氣象」為節目打頭陣。Sera Icyang表示，一般媒體的氣象報導是針對大範圍區域，但原住民部落多位在山上或是海邊，天氣狀況與都市大不相同，而且對於從事漁業的原住民來說，潮汐狀態也是相當重要的資訊。因此，為了讓需要上山下海的工作者也能掌握天氣狀況，「山海氣象」便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第二個單元為「watawtau 聽新聞」，watawtau為魯凱族語「報訊、呼喊」的意思，節目除了報導每日報紙的各大頭版，Sera Icyang也會播報原住民部落的議題與事件，讓聽眾可以接收到更多元的新聞資訊。

而第三個單元則是「Mabana'會客室」，Mabana'是阿美族語「知道」之意，每集節目將針對與原住民相關的時事、教育議題，邀請族人、政府官員，或是學者上節目討論。例如立法院於2014年通過「實驗教育三法」立法，民間開始推行實驗小學，Sera Icyang便邀請國小校長來分享政策的實行狀況。Sera Icyang笑說，因為節目時間很早，邀集來賓現場參與並不容易，因此偶爾會採取電話連線的方式呈現。

不可能的任務 選舉專題報導

適逢2018臺灣大選，《早安！Alian》開創Alian96.3先例，自11月5日起，每天加入5到7分鐘的專題報導，為部落族人播報九合一選舉的相關議題。

即使才開台一年多的時間，資源並不充足，但Sera Icyang認為，新聞性節目仍要做到討論公共議題的使命，「我希望能夠讓族人更了解公共議題，並驅使遠赴都市工作的族人返鄉投票！」

《早安！Alian》主持人Sera Icyang。

談起製作選舉專題的企劃緣起，源自於Sera Icyang發現，即使是原漢比例較為平均的鄉鎮，原住民從政的比例仍比想像中低，像是花蓮縣光復鄉雖有兩大阿美族部落，卻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未有具原住民身分的鄉長出任。Sera Icyang說，今年不僅是選舉大年，也有許多原住民年輕人返鄉投入基層選舉，藉由節目的播報與討論，不但可以加強原住民自治的意識，更能倡導反賄選及參與公投等重要觀念。

然而原住民的部落、鄉鎮占地廣闊，要將原鄉選情完整呈現，實屬不易。透過電台的駐地記者不辭辛勞地支援，Sera Icyang也投入大量心力、充分做足功課，完成這項幾乎被視為不可能的任務。

《早安！Alian》自今年3月開播至今將滿200集，為服務更多聽眾朋友，研擬將節目時間延伸到早上7點，以拓展更多公共議題的論述空間。製作Live節目雖然辛苦，但Sera Icyang仍十分堅持，因為「一大早就能夠與世界連上線，陪伴聽眾開啟美好的早晨，就是廣播最迷人的地方。」❖



搭乘Kakudan時光機 回到部落體驗傳統文化

文／唐祖湘 圖／Kakudan時光機節目提供



原住民傳統文化之精妙，讓現代人也自嘆不如！新一季《Kakudan時光機》聚焦在原住民式微文化的回顧，將達悟族的戰甲、排灣族的送情柴、魯凱族的女武士儀式等，各個部落漸漸流失的文化逐一還原，喚起大眾對傳統文化的珍視。



達悟族耆老拿出家中珍藏的戰甲，介紹其獨特的文化與故事。

「Kakudan」在排灣族語指的是「文化歷史」，第一季節目藉由考古的發現，印證先人的足跡，帶領觀眾重新認識原住民祖先曾在土地上活動的重要證據。節目深具文化教育意義，一舉入圍第53屆金鐘獎兒童少年節目獎，而第二季將於今年11月開播，觀眾可以再次搭乘時光機穿梭時空，細細品味與體驗原住民文化的博大精深。

重現傳統文化之美

有別於上一季的考古形式，本季主題定位於介紹不同族群部落瀕臨式微的文化。製作人恩樂·拉儒亂（Elreng Ladroluwan）表示，製作想法來自於自己高齡90歲的阿嬤，因為從長輩身上看到過去部落傳統婦女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縮影，卻也不禁擔心，一旦國寶耆老逐漸凋零，原住民傳統文化也就從此中斷，並走入歷史。恩樂希望能夠以影像紀錄留下真實的畫面，傳承給下一代年輕人，為文化復振盡一分心力。

《Kakudan時光機》團隊用心深入每一個部落拍攝，由主持人Lan Pao以非原住民族的身分與觀點，展開好奇的探索，並安排當地青年扮演文化尖兵的帶

路者，加上耆老現身說法與示範，引領廣大觀眾走進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豐富世界。

第一集節目介紹的是達悟族的戰甲文化，男性族人早期作戰所穿戴的戰甲，材質主要由山林裡的黃藤，以及隱藏在深海裡的剝皮魚皮所製成，除了能防衛護身，亦具有抵擋惡靈的作用。而戰甲只能放置在家裡，若是拿到屋外便象徵有大事發生，因此達悟族將戰甲視為不可對外宣揚的禁忌。節目團隊為了讓觀眾認識這獨特文化，特地遠赴蘭嶼，讓觀眾一探「看家的戰甲」之奧秘。

而第二集則將呈現魯凱族的小米酒文化，由部落長者親自示範釀酒的每個步驟，從小米栽種、除草、收成、日曬、剝殼、過篩、揉麵、蒸煮、發酵、入酒甕，詳盡的製程讓人大開眼界。來自魯凱族的恩樂熱情地分享：「魯凱族只有重要的歲時祭儀或婚喪喜慶才會釀小米酒，所以釀酒對魯凱族是很重要的傳統技藝！」相較快速蒸餾的現代酒，以情感與歲月淬煉的小米酒，更顯醇厚滋味。

文化復振需要傳承

火的起源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但您知道早在鑽木取火之前，賽德克族就已發明「燧石點火」嗎？製作單位前往南投廬山部落，從一位訪問過86位耆老的資深研究者口中，得知這項接近失傳的技術。據說，賽德克族因生吃食物，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襲與感染，族人懇求神靈幫忙，而神靈透過繡眼畫眉傳遞訊息，指引族人拾起石塊並相互擦擊，果真點燃火源。燧石點火的技法，也將在節目中再現，其薪火相傳的意義不言而喻。

而在華人文化裡，七夕情人節習慣送鮮花給

心儀的對象，但排灣族則是送情柴表達愛慕之情。因為對排灣族人而言，柴火是重要民生品，年輕男子送柴到女方家中，等於獻上最珍貴的禮物。因此節目安排在收穫祭前一週，由部落青年帶領Lan Pao上山挑柴、砍柴，再將柴綑綁成束，於當晚扛柴送到女孩家，來場浪漫的「脫魯」告白！

《Kakudan時光機》以多元的方式，記錄各個族群即將逝去的文化記憶，即使許多部落技藝難以用影像呈現，恩樂也不斷嘗試各種方法，拼湊出過去的生活樣貌。「復振傳統文化不應該淪為口號，而是需要具體的行動。」恩樂說：「我希望觀眾不是只看到節目，覺得『哇！好感動』，而是能夠了解每個文化背後的脈絡與意義。」恩樂期望，透過節目播出能引起年輕族群共鳴，文化復振才有傳承的契機。❖



上：魯凱族以柑橘尖當拍次工具、鍋底炭上色的紋手習俗。

下：魯凱族長老示範小米酒的釀製過程。

Kakudan時光機

每週四下午16:30播出。聚焦臺灣原住民族式微的文化，記錄逐漸失傳的傳統技藝，並以影像拼湊出先民們的生活記憶。希望喚起青年朋友們，對部落的關心以及族群文化的重視，讓祖先遺留的文化資產得以延續。





吹過島嶼的歌

音樂飄洋過海再相聚臺灣

文／唐祖湘 圖／吹過島嶼的歌節目提供

原文會製作的旗艦型音樂節目《吹過島嶼的歌》，再度跨出海外，隨行採訪世界南島語族的音樂家巡迴表演。節目記錄各個南島語族與臺灣原住民民族音樂人的交流、互動，用音樂重新串連南島民族失落已久的連結，激盪出創新火花。

《吹過島嶼的歌》是國內首度以原住民族觀點，敘述臺灣音樂發展的優質節目。前三季分別以不同年代的原住民歌曲及創作故事、經典的原住民族專輯、前進菲律賓與紐西蘭探索南島故事等主題，帶領觀眾從多元角度聆賞原生音樂之美。第四季突破現有格局，讓悠揚的樂聲不只「吹過」臺灣，還跨洋至歐洲，以更寬廣的視角，深入介紹原住民的音樂。

六組音樂人交流 串起南島民族連結

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南島語族，五千年前從臺灣這個小島出發，將原住民文化、語言以及音樂帶向世界各地的島嶼。三年前，超過百位南島音樂人跨海參與《小島大歌》專輯錄製，並受邀參加世界各國音樂節的巡迴演唱。《吹過島嶼的歌》第四季即跟隨這條南島的音樂航道，從歐洲7國24個城市，一路漂流記錄到臺灣，讓臺灣與南島的音樂人共同展開音樂航海，呈現嶄新的對照觀點。



節目製作人兼主持人Ado阿洛說明，第四季共有8集，自明年1月播出，前六集分別介紹一組臺灣與南島音樂人的故事與交流，最後兩集則將南島巡迴最終站——回臺灣開唱的感動時刻，以及巡迴歐洲表演精華，透過影像如實重現。

節目製作團隊跟隨南島音樂人的足跡，在歐洲拍攝大量的素材。阿洛透露，節目將以類紀錄片形式呈現，不光是介紹兩位音樂人的生命故事，「每集將各有不同的主軸，並以兩兩相對的模式，傳達兩位音樂家的經歷與成長脈絡，透過歌聲及樂器，碰撞出燦爛的互動火光。」

例如，有一集將以「女性音樂人」為角度，介紹馬來西亞婆羅洲女音樂家Alena與排灣族創作歌手戴曉君的故事。阿洛分享安排這兩位音樂家同框的原因，「Sape（莎貝琴）是在婆羅洲原住民的傳統樂器，Alena是首位將這項樂器結合唱歌，並打破『Sape是男人的樂器』的第一人；而排灣族部落沒有勇士歌，擁有中性嗓音的戴曉君創作勇士歌，並為了此曲率領女性族人跳舞。」兩者重新為傳統文化演繹出不同風貌，並展現女性音樂人豐沛的創作力，以及對部落文化的深厚情感。

南島語族原住民常利用竹子製作樂器，以人聲與大自然的聲音，譜出優美的旋律。來自索羅門島的Charles是竹子樂團音樂人，沓互樂團團長少多宜則致力於發揚阿美族竹炭音樂。20年前，兩人各以表演者與觀眾身分，參加臺東舉辦的第一屆南島音樂節；過了20年，經由節目安排，Charles來到少多宜的臺東部落，兩人坐在大樹下，彈奏著竹樂器，用吟唱與海洋、風對話，重新開啟難得的緣分。

闊別五千年 把音樂帶回原鄉

另一組紐西蘭毛利人Jerome與排灣族古謠傳唱者桑梅絹，前者擅長用貝殼、竹子、葉片製作自然樂器，後者則有一副震撼靈魂的歌喉。阿洛形容他們屬於自然派音樂人，有著「從土壤裡長出來的聲音」，兩者的搭檔演出和諧動人。此外，還有多組音樂人搭配，如澳洲南島民族饒舌歌手Mua Power與臺灣首支原住民拉丁饒舌樂團BOXING、馬達加斯加Sammy與布農族王宏恩、來自復活節島 Rapa Nui與太魯閣族音樂人，均有著相似的特質，在交會時擦出美麗的音樂火花。

阿洛坦言，在歐洲巡迴演出時，要同時記錄各個音樂人的畫面與訪談已非常不易，安排南島音樂家來臺拜訪部落的難度更高。儘管錄製過程步步艱辛，但令她欣慰的是，每組音樂人彼此認識各自的文化價值，並用音樂表現出的深層交流，比原先預期的更加精彩與動人。

南島巡迴最後一站，回到臺灣開唱，是第四季節目的最高潮。語言系出同源的南島音樂家，雖然來自不同的國籍，但在五千年的離別之後，共同走向世界，又再度回到臺灣。這群熱愛族群與生命的音樂人，站在同一個舞台演出，將充滿自然風味的音樂傳送出去。阿洛熱情地說：「期待這場奇妙的音樂文化紀錄，能讓大家認識臺灣原住民與南島的淵源，也讓世界聽見南島島國連綿不絕的聲音。」❖

吹過島與的歌 Songs Blowing Over The Islands

每一集介紹兩位來自不同南島語族國家的音樂人，他們以音樂作為交流工具，更藉由音樂看見彼此的文化價值與族群故事。

製作團隊與南島音樂家合影。

PULIMA 2018 藝術節

M I C A W O R !

文／高穗坪

圖／黃建彬、Pulima藝術節提供

在2018年11月3日的夜幕晚風中，台北當代藝術館前響起悠遠嘹亮的讚歌，在觀眾引頸期盼下，「MICAWOR翻動—2018年Pulima藝術節」正式登場！本屆Pulima藝術節將持續至2019年1月13日，以一系列精采紛陳的藝術作品與展演節目，「翻動」觀者對原住民藝術的想像。



1	3	5
2	4	

圖1：阿道以阿美族傳統儀式，為活動祈求順利。

圖2：「原舞者」帶來卑南族樂舞，展現豐收的喜悅。

今年Pulima藝術節的主題「Micawor」，源自阿美族語「翻動」之意。藝術家們藉由創作，反思部落與社會、傳統與當代的衝突、融合，深掘部落族群文化的底蘊，建構完整的知識體系，展現出自身獨有的藝術特色。

頒獎典禮 原住民藝術家齊聚歡慶

開幕當日，首先舉行今年Pulima藝術獎的頒獎典禮，獎勵從90多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的優秀創作。本屆視覺藝術首獎由排灣族武玉玲獲得，她以傳統編織技法型塑女人生命，用女力翻動原住民文化，深獲肯定；TAI身體劇場之作品《尋·山裡的祖居所》，追尋著祖靈的步伐，尋找失落的部落傳統，並控訴人為開發對土地造成的傷害，拿下表演藝術首獎。曾秉芳藉由樹皮、礦石等天然素材創作出《語言的樣本》，反映部落的失語現象，榮獲評審團獎。

優選獎包括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038》、拉飛·紹馬（Lafin Sawmah）《海·生》、安君實（Pasulange Druluan）《向古老的巡山員致敬》、伊祐·噶照（Iyo Kacaw）《海裡的山怎麼了？》，以及林戎依《在我眼中，你是如此的美麗》等五件作品。另外十三件入選作品，也展現藝術家的反思性及多元的創造力，藉獨特的藝術溝通語彙，表達出他們所關注的當代議題。

開幕表演 輪番上場震撼視覺

頒獎典禮後，Pulima藝術節的開幕儀式正式開鑼。由來自花蓮太巴壠部落的藝術家阿道·巴辣夫·冉而山（Adaw Palaf Langasan）打頭陣，以淨化場地並祈求活動順利。身著白衣的祈福者，一邊吟誦莊嚴的讚歌，一邊緩緩繞圈，向四方揮舞芭蕉葉，同時噴灑酒水。Adaw結合傳統祭

翻 動 藝 術 新 能 量 ！



圖3：「布拉瑞揚舞團」以明快的舞步與穿著，展現獨特的藝術美感與價值。

圖4：透過「TAI身體劇場」的演出，控訴人類對自然環境的迫害。

圖5：Pulima藝術節頒獎典禮，得獎者齊聚合影。

儀的儀軌與行為藝術的精神，於地匍匐舞動，象徵請神靈護祐，並在儀式尾聲，以圓鏡反射光線，反映出神靈已到現場保護諸位，並撒下種子代表新生。

「原舞者」則帶來卑南族南王部落一年一度盛大的年祭樂舞。身著卑南族傳統服飾的舞者們手牽著手，在悠揚的歌聲中緩緩繞圈，表達對神靈庇護豐收的感謝；隨著節奏漸漸加快，舞者們輕快的步伐，呈現出年末順利收成的喜悅，以及族人們齊聚一堂的歡欣。

緊接著，「布拉瑞揚舞團」與紐西蘭編舞家Moss Patterson共同合作，帶來兩項演出：既莊嚴又帶著神秘色彩的《REO-Vibration 共振》發展呈現毛利祈福儀式，及輕快活潑的《海是很漂亮》。在明亮歡快的樂聲中，舞者們穿著橡膠雨鞋，在象徵海浪的藍白條紋帆布上躍動，展現青春逍遙的活力。穿著黑色高跟鞋的男舞者，推著塑膠圓桌進入舞臺中，表演也進入了高潮——眼見穿高跟鞋的舞者，努力跟上其他人的腳步，觀眾們也彷彿在詼諧的衝

突中，看見對美感的追求以及自我價值的堅持。

開幕表演壓軸登場的，是獲得本屆表演藝術首獎的「TAI身體劇場」，與澳洲編舞家Carly Sheppard合作的《赤土》。舞者們戴著以塑膠空罐組合而成的頭飾，身上塗滿大塊面的螢光顏料，在藍色的燈光下宛如神祕的山中精靈。他們在綠色塑膠網上舞動，或被纏繞、綑綁，或欲掙脫彼此的連結，隨強烈的節奏時而緩慢、時而激動的扭擺身軀，以最直接的身體語言，表達對人類文明破壞自然的深深控訴。

場場精彩的開幕演出，為觀眾帶來不間斷的視覺饗宴。Pulima藝術節將持續用藝術發聲，翻動社會大眾的思維，讓世界看見臺灣原住民與自然、生活、藝術相對話，發展出的深層文化價值。❖

《赤土》

跨國共製 再現全球共臨的環境隱憂

文／陳俞廷 圖／黃建彬、Pulima藝術節提供

Pulima藝術節開幕表演，邀請到TAI身體劇場與澳洲跨域藝術家Carly Sheppard共同製作《赤土》。現場以多彩炫目且詭譎妖異的舞台設計與肢體動作，為觀眾帶來視覺的震撼。

《追尋金星（感染）》作品片段。



改編自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獲獎作品——以新·索伊勇創作的科幻小說《赤土》，TAI身體劇場與澳洲藝術家Carly Sheppard跨國共製，將對故土的喪失及返鄉的企盼，結合腳譜、現代舞作、裝置藝術、身體彩繪與燈光設計，向觀眾演繹出現代社會過度發展而面臨的環境議題。

跨語言合作 激發更多創作空間

在Carly抵台前，雙方僅以電子郵件交換對於原著的概念與想法，討論的主題，環繞在雙方原住民族現今的土地議題與接觸母體文化的生命經驗：澳洲原住民族因遭遇西方殖民而出現「失竊的文化」，產生年輕世代對於自身文化完全陌生的斷層，是澳洲原住民族亟欲突破的困境；而傳統領域劃設的爭議，是近年臺灣原住民族待解的課題。兩方多次來回、不斷討論作品的整體發展性，期待未來能將表演帶上國際舞台，以藝術表現彼此對於土地連結的共同概念，收攏於對環境的關懷。

談起雙方的溝通與互動方式，瓦旦·督喜笑言，除了長時間的聊天需要翻譯，工作上反而不太仰賴語言，彼此已經建立起不言而喻的默契與堅牢的信任。「不同語言在轉譯過程中的逸散與丟失，同時也為彼此的創作提供自由發揮的空間。」瓦旦·督喜坦言，每次排練呈現的樣態與創作者腦中各自的想像難免有落差，但是在想法激盪與概念交換的進程，猶如繪製油畫般，層層疊疊地逐漸豐富且完整整個作品。

從觀者角度出發 反思環境衝擊

《赤土》一開始以身裹青網（農民為防阻天災使用的覆蓋資材之一）的舞者為中心，呈現臺灣坐擁山林與海洋等豐厚自然資源的景象，青網的色彩象徵重建傳統領域地圖時的綠色山林等高線，同時在青網拉扯與翻懸之際，產生似水流的線條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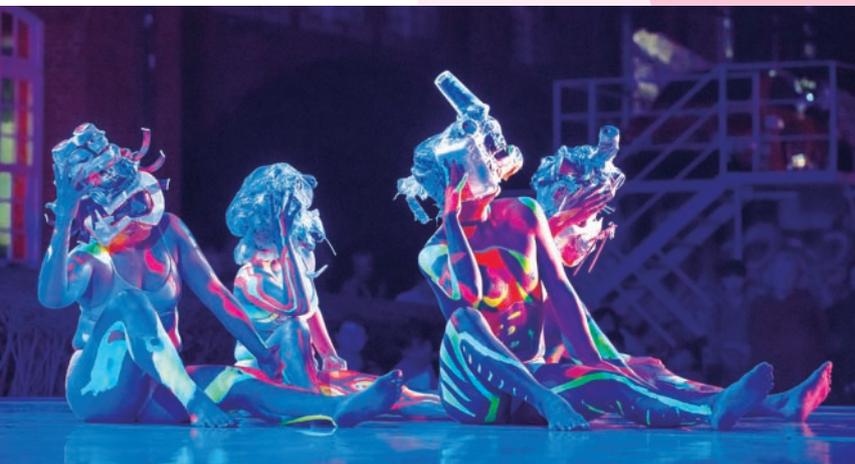


澳洲跨域藝術家Carly與TAI身體劇場藝術總監瓦旦·督喜跨國合作，為Pulima開幕儀式帶來精彩的表演。

表島國四周臨海。接著，由其他身體遍布彩色螢光塗料的舞者圍繞，逐一擺放廢棄酒瓶，不僅意味著生活中的廢棄垃圾，更暗喻在都市化過程拔地而起的林立高樓。

而在「垃圾機器人／垃圾怪物」的概念下，Carly提出讓舞者頭戴廢棄物裝置的想法，讓瓦旦·督喜不禁讚賞Carly的感受力與原創性。此概念不僅呈現自然環境遭到破壞，人類與垃圾共生共存的樣貌，另一方面也遮蔽了舞者的表情，使觀眾得以投射自身的心境與態度。藉由表演不斷向觀者提問，充分展現出瓦旦·督喜與Carly對環境的控訴，以及他們欲帶給觀者的反思。

瓦旦·督喜特別強調舞者身上滿布的螢光塗料，意味著「去符號化」。這些塊狀多彩的線條，考量到舞台效果，所以在不同的表演場合，會依照天候及光害程度加以調整。而刻意不使用具原住民意象的圖騰，瓦旦·督喜表示，原住民族聚落型態的改變，讓生活經驗與認同路徑與過去不再相同，當圖騰無法內化或成為被理解的符號，僅會流於形式而失去意義。Carly也有著極高的共識，她認為作品應該回歸人本，持續創造嶄新的身體語彙與表演形式，讓作品有更高的開放程度，才能涵蓋更多的探索可能，並跨越原住民經驗與更多觀眾產生互動與對話。❖



頭戴廢棄物裝置、身畫螢光塗料，讓觀者從自身生活經驗，反思全球正面臨的環境問題。

Pulima藝術節國內邀請展

撒古流與林介文 共同展出 砥礪後進

文／高穗坪 圖／Pulima藝術節提供

為了增加臺灣原住民藝術家互相交流的機會，
Pulima藝術節除了展出本屆獲獎的藝術作品，
也邀請臺灣知名原住民藝術家共同展出。

藉由兩年一度的藝術盛會
讓藝術家們彼此切磋砥礪，
激盪出更多創作靈感。



撒古流·巴瓦瓦隆作品《點菸》。

今年Pulima藝術節的展覽，邀請到第20屆國家文藝獎得主撒古流·巴瓦瓦隆（Sakuliu Pavavalung），以及兩屆Pulima首獎得主林介文（Labay Eyong），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他們的作品。

爺爺點燃的不是菸，是希望

來自屏東縣三地門鄉大社村達瓦蘭（tjavadran）部落的排灣族藝術家撒古流，生長在部落的工藝家族malang世家。「Malang」代表「美的釋放」，撒古流年少時，即開始追尋自身的族群歷史，並將長年部落生活的經驗做系統性的蒐集與整理，一點一滴地透過自己的雙手釋放部落生活之美。「Sakuliu」是排灣族語「箭頭」的意思，指兩軍僵持對峙時，起身衝出去的人。撒古流作為一位文化實踐者，背負著名字帶給他的使命，多年來致力於延續族群文化，創作出繪畫、雕塑、建築、裝置藝術等作品，並扮演思想啟蒙的角色，影響許多後起之秀，是當代臺灣原住民藝術深具指標性的重要藝術家。

撒古流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入口形象區展出的作品《點菸》，結合雕塑裝置及錄像投影。創作的理念，源自1970年代達瓦蘭部落派出所前廣場的榕樹下，掛上了部落裡的第一盞燈泡，那明亮而溫暖的光線吸引許多族人的目光。一位老人站在板凳上，舉起菸斗對著燈泡欲點菸。

年輕人告訴他：「阿公，那不是火，是燈。」

「奇怪！這個像雞蛋那麼大、那麼亮、竟然不能點菸？」

阿公的納悶反映出，當現代文明進入部落時，面對生活型態的改變、族群文化的失落，所產生的矛盾與困惑。在五光十色的現代文明照射下，傳統文化如枯葉般凋零，該如何在文明的衝擊下，保有自身文化的價值精神，不只是達瓦蘭部落的課題，也是全人類須面對的省思。看著老人點菸時滄桑而挺拔的姿態，也許撒古流已得到些許答案。

編織出發自內心的生之喜悅

「我得先動手，知道材料的感覺，才能慢慢建構」、「我從不畫圖，圖一定是騙人的」、「我的東西很有機，要不斷疊上去。」來自花蓮縣萬榮鄉紅葉部落的太魯閣族藝術家林介文，身體感官的直覺先於思考，厭惡束縛與體制框架的她，將實驗性臨時空間的研究，結合早期習得的金工技藝與現成物的概念，並聯繫太魯閣族傳統的織布文化，以大



林介文作品《母地》。

量複合媒材，直觀且多面向地呈現出其欲表達的主題。

在太魯閣族的傳統中，「織布」是成為女人的象徵。對林介文來說，織布不僅僅是創作的媒材，其中更蘊含著身為女性驕傲，以及族群文化的認同。

《母地》是由11件軟雕塑組構而成的一系列裝置藝術作品。林介文採用顏色鮮豔的編織品，套用在海廢料、石頭、塑膠圓桌等部落生活中常見的現成物上，以線條連結成各個不同的構造，再利用展場空間的動線規畫，將作品切割成四個相關聯的主題：生命的孕育、誕生的喜悅、死亡的陰影、澎湃的母愛。

宛如精子在女體內探索般，走過狹長而神祕的藍色通道，會看見生命誕生繁衍的金色喜悅，以及伴隨而來的死亡陰影。當觀者穿行過以廢棄輪胎編結而成的死蔭幽谷，迎接新生命的到來時，能感受到母親不辭勞苦的哺育辛勞與其中滿滿的愛意，鑽出溫暖的腿間，彷彿重獲新生！

愛越來越多，作品也越來越大，成為母親的林介文，在餵養幼兒的過程中，激發出對生命的熱情與省思，在《母地》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TITV 16 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表

(2018/12/01~12/31)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00:00	1900新聞						
01:00	Malu su 好健康診所	ui! 輕鬆講	ui! 輕鬆講		Kai試英雄	kardreseng 把家蓋起來	
01:30						部落大小聲	
02:00	'lta·看世界/' 'aiyalaeho: 開會了	族語空中教室	'lta·看世界/' 'aiyalaeho: 開會了	族語空中教室		部落大小聲	
02:30							
03:00	1200新聞(布農)						
03:30	1900新聞(卑南)						
04:00	1900新聞(卑南)						
04:30	1900新聞(卑南)						
05:00	族語故事書						
05:30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06:00	族語故事書(族)						
06:30	族語故事書(族)						
07:00	1200新聞					0700新聞【首】	
07:30	1200新聞					0700新聞【首】	
08:00	1900新聞					1200新聞	
08:30	1900新聞					1200新聞	
09:00	戲劇	跟著dapin 去旅行	ui! 輕鬆講		1900新聞		
09:30							
10:00	十年有成 微電影	族語故事書 (族)	wawasena	一起ray ray	wawasena	我,存在- 原住民影像紀錄	跟著dapin 去旅行
10:30			vuvu您很會 【首】		vuvu您很會		
11:00	1100新聞【首】					1100新聞【首】	
11:30	1100新聞【首】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12:00	1200新聞【首】							
12:30	1200新聞【首】							
13:00	一起ray ray	ui！輕鬆講			媽Mami呀！		部落大小聲	
13:30		ui！輕鬆講			媽Mami呀！			
14:00	Kai試英雄		一起ray ray	跟著dapin 去旅行	我，存在- 原住民影像紀錄#7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vuvu您很會	
14:30								
15:00	部落大小聲	'lta·看世界/" 'aiyalaeho: 開會了	東海岸之聲	LiMA新聞世界	東海岸之聲	0700新聞		
15:30								
16:00	vuvu您很會	媽Mami呀！		探索ING【首】		Tahu 生火吧		
16:30				Kakudan時光機【首】		族語故事書		
17:00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首】					Kai試英雄		
17:30	族語故事書【首】							
18:00	1800新聞【首】					1800新聞【首】		
18:30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19:00	1900新聞【首】							
19:30	1900新聞【首】							
20:00	ui！輕鬆講			Kai試英雄	一起ray ray【首】	部落大小聲 【首】	跟著dapin去旅行 【首】	
20:30							跟著dapin去旅行 【首】	
21:00	12/3 立石蘇族的覺醒 12/10 那時我們好小 12/17 塑料王國 12/24 漂流遇見您	第八屆原住民族 語戲劇競賽	12/26 大聲MY客風 【首】	東海岸之聲 【首】	LiMA新聞世界 【首】	戲劇	'lta·看世界/" 'aiyalaeho: 開會了	
21:30				東海岸之聲 【首】	LiMA新聞世界 【首】		'lta·看世界/" 'aiyalaeho: 開會了	
22:00				吹過島嶼的歌	跟著dapin 去旅行		'alede t美味阿樂樂滋	
22:30				吹過島嶼的歌	跟著dapin 去旅行		'alede t美味阿樂樂滋	
23:00	1800新聞					1800新聞【首】		
23:30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保有節目異動權利，當週詳細節目表，請上官網查詢。





Alian 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節目表

(2018/12/01~12/31)

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00:00 01:00	【一、二】 【重播】Alian 嚕噠榜		【三~五】 Alian 愛音樂	【重播】 原青想怎樣	【重播】 部落星期天
01:00 02:00	【重播】搖擺山林 小白、采琦			【重播】 藝午一時	【重播】 勞安原動力
02:00 06:00	音樂不夜城				
06:00 07:00	族語E樂園			原青想怎樣	部落星期天
07:00 08:00	【一】 開口說達悟	【二】 A-NA 蘭嶼	【三~五】 【重播】 Makapahay 音樂教室	【重播】 Makapahay 音樂教室	
08:00 09:00	早安！Alian			【重播】耳朵借我	
09:00 10:00	Alian 愛分享				
10:00 11:00	嘎巴！輕鬆BAR			【重播】 花路米圖書館	Alian 法學院
11:00 12:00				勞安原動力	Alian 理財學園
12:00 12:10	10分整點新聞				
12:10 12:30	Makapahay 音樂教室			【重播】 Makapahay 音樂教室 Alian 嚕噠榜	
12:30 13:00	青春娜魯灣				
13:00 14:00	臺灣真女人				

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4:00 14:05	5分整點新聞			Alian體育豐報	
14:05 15:00	搖擺山林				
15:00 16:00	聽見快樂			花路米圖書館	
16:00 16:05	5分整點新聞				
16:05 17:00	讓我一次烙個夠			了解你的明白	
17:00 18:00				原來是愛	
18:00 18:10	10分整點新聞				
18:10 19:00	【一、二】 耳朵借我	【三】 原聲探索	【四、五】 音樂真抒情	音樂海洋HoHiYang	
19:00 20:00					
20:00 20:05	5分整點新聞			爸爸媽媽好吃驚	
20:05 21:00	哈勞的音樂小酒館				
21:00 22:00	跳動的原鄉			Good Night ! Semnai	
22:00 23:00	晚安！太平洋			武勇音樂聊天室	
23:00 24:00	【重播】族語E樂園			豐·音樂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保有節目異動權利，播出節目以實際播出為準，請參考原住民族廣播電台官網。



IPCF GOODS

| 原事好物 |

特 | 別 | 企 | 劃

聯名精選 × 期間限定 × 專屬好禮

2018

PULIMA

ART
FESTIVAL | 藝術節 |



PULIMA 系列商品 |
雙層玻璃杯



PULIMA 系列商品 |
自然系迴紋針組



專屬贈品 |
PULIMA 玩色鋼筆組

2018 11/3 → 2019 1/3

台北當代藝術館 MOCA TAIPEI

- ▶ 憑「藝術獎展覽票根」，
享PULIMA系列商品9折優惠
- ▶ 購買IPCF商品，消費滿\$2,000
即贈「PULIMA玩色鋼筆組」

2018 11/3 → 11/30

IPCF GOODS 原事好物

- ▶ PULIMA系列商品95折
- ▶ 單筆消費滿\$1,000可享
「PULIMA玩色鋼筆組」乙次抽獎機會

探索你的部落故事

更多好物推薦！

YAHOO!

博客來



Sponsorship

電視節目贊助

分享文化的溫度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勵，持續揮灑這份小而美的力量，來匯集更多人的熱情與使命，共同為台灣這塊土地，綻放出多采的文化面貌！



贊助辦法



搜尋原文會捐款網站
donation.ipcff.org.tw



點選節目贊助-贊助洽詢



填寫聯絡資料
與欲贊助標的及金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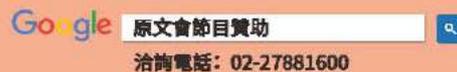
本會審查



於節目贊助-節目贊助要點頁面
下載與簽訂「贊助同意書」



專人協助贊助露出



贊助查詢



贊助說明

1. 可選擇贊助「特定節目之製作經費」或「節目時段之播出費」。
2. 以現金贊助為主，若實物或勞務贊助者，則折算市價後，視同金錢之贊助。

回饋方式

1. 節目播送結束時播出贊助聲明。(註明贊助者名稱、識別標誌或感謝文字)
2. 贊助逾10萬元，加贈《原視界雙月刊》廣告1頁。(每20萬元再贈1頁，每月最多2頁為限)

廣告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向任一郵局辦理。
-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本存款單金額之幣別為新臺幣，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 九、所託收之票據於運送途中，若發生票據被盜、遺失或滅失時，同意授權由郵局或付款行代理本人辦理掛失止付及聲請公示催告、除權判決等事宜。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本單由儲匯處存查、保管五年。



信用卡捐款

線上捐款：
<https://donation.ipcf.org.tw>



郵政劃撥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50135113



銀行匯款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2360 0122 4871
 銀行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現金捐款

親送或現金袋郵寄本會：
 1157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20號5樓



支票捐款

親送或掛號郵寄
 本會：
 11573 台北市南港區
 重陽路120號5樓



ATM轉帳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2360 0122 4871
 銀行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 提醒事項 |**
- 轉帳或匯款後，請務必以電話或電子信箱方式將您的姓名、地址、電話提供本會，或直接前往本會捐款網站 <https://donation.ipcf.org.tw> 線上填寫捐款人資料，以俾本會寄發捐款收據與捐款贈品。
 - 每筆捐款交易都有一定須負擔的手續費用（本會受贈最低額度為100元），建議您可累積一定金額後再一次進行樂捐。
 - 本會只蒐集您在自主意願下於線上填寫或回傳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捐款人之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等），目的是為提供更佳的捐款服務，及業務相關之捐助和活動資訊。相關資料使用皆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料。
 - 依法，您可隨時向本會行使個資權利，以查詢、補充、更正、處理及刪除您的留下的個人資料或聯絡方式。您可以來電或來信與我們聯繫，我們將由專人進一步為您服務。提醒您，若您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選擇停止、刪除已提供之個人資料時，將可能對您在捐款收據開立/寄送、捐款微信查詢、捐款贈品.....等捐款人基本權益上產生影響。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50135113	金額	德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阿拉伯數字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收款帳號戶名

存款金額

電腦紀錄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您的EMAIL:

收款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寄款人 他人存款 本戶存款

姓名 主管:

地 □□□ - □□

址

電話

經辦局收款戳

開立收據方式：
 不需寄發
 每次扣款後寄送
 年度開立

捐款徵信：以捐款芳名錄方式公開捐款姓名、金額於本會捐款網站及年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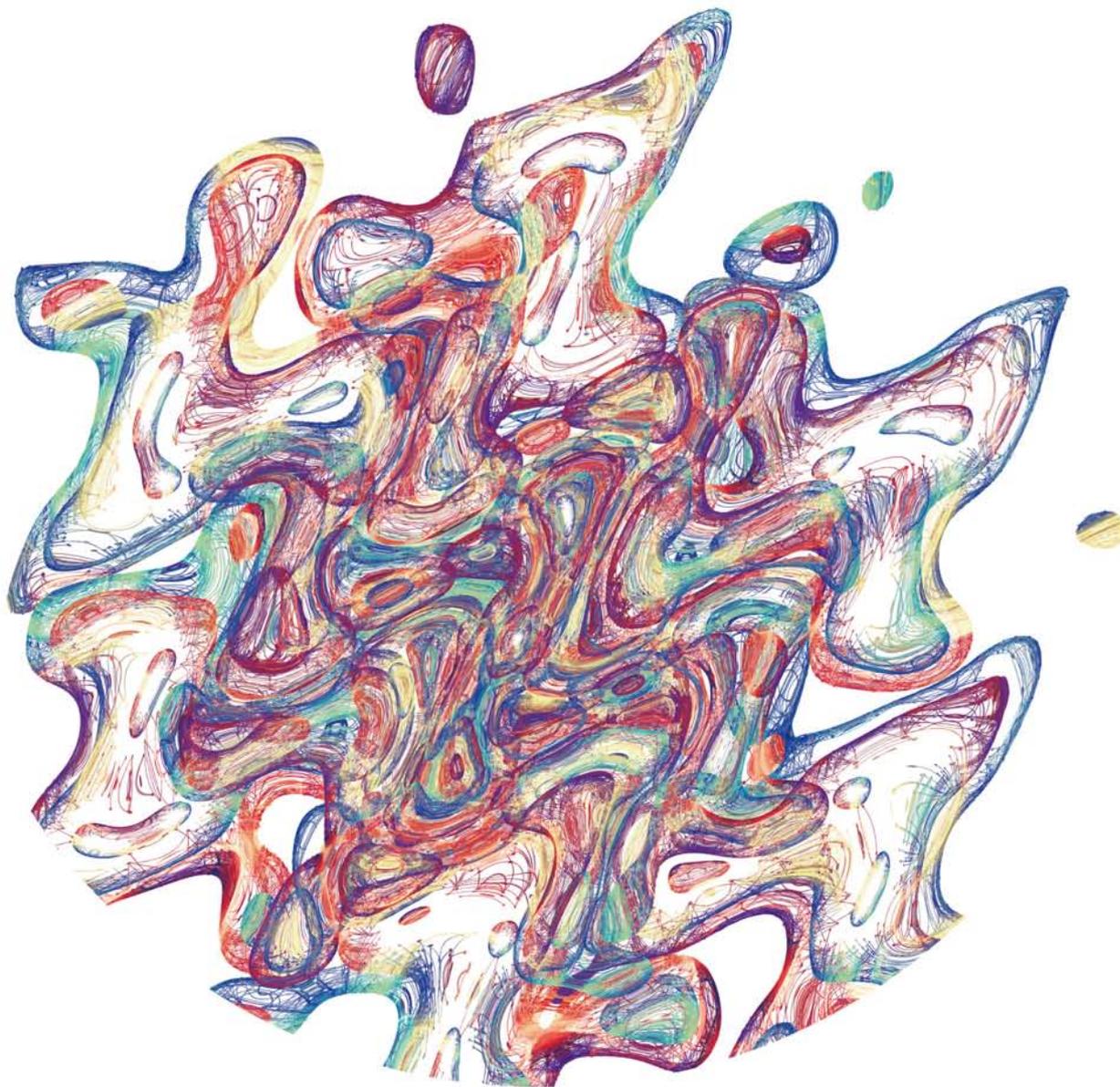
我同意
 我同意以 _____ 之姓名公開
 不同意

捐款專線
 (02)2788-1600

客服信箱
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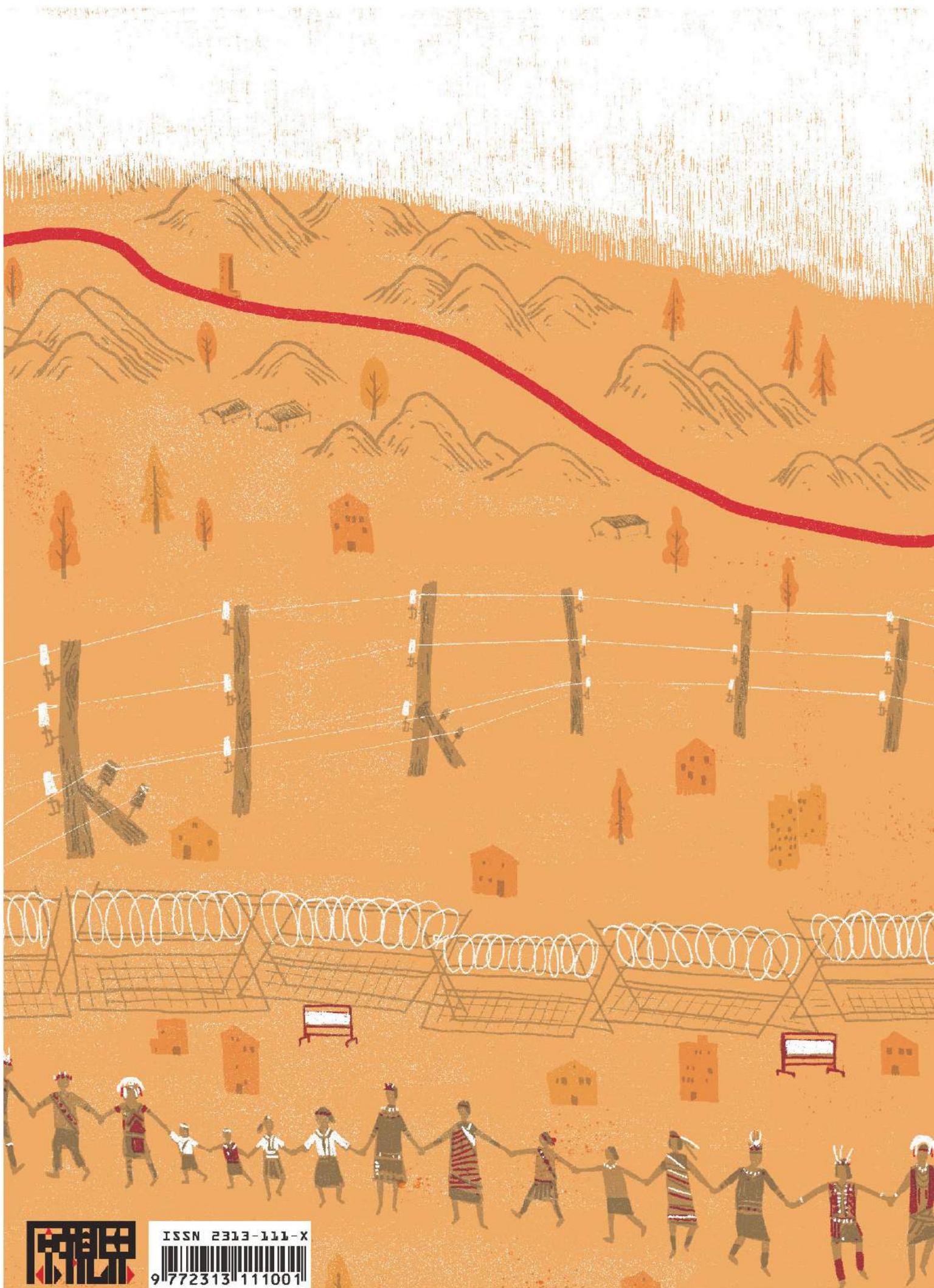
經辦局收款戳



策展人 Curator / 那高·卜沌 Nakaw Putun

翻 MICAWOR 動

2018.11.03 (SAT.) — 2019.01.13 (SUN.)



ISSN 2313-111-X
9 772313 111001